

朱子語類

九十二之三

禮樂  
孔孟周程張

九	四	〇	八	漢
四	二	一	六	書
冊	架	函	號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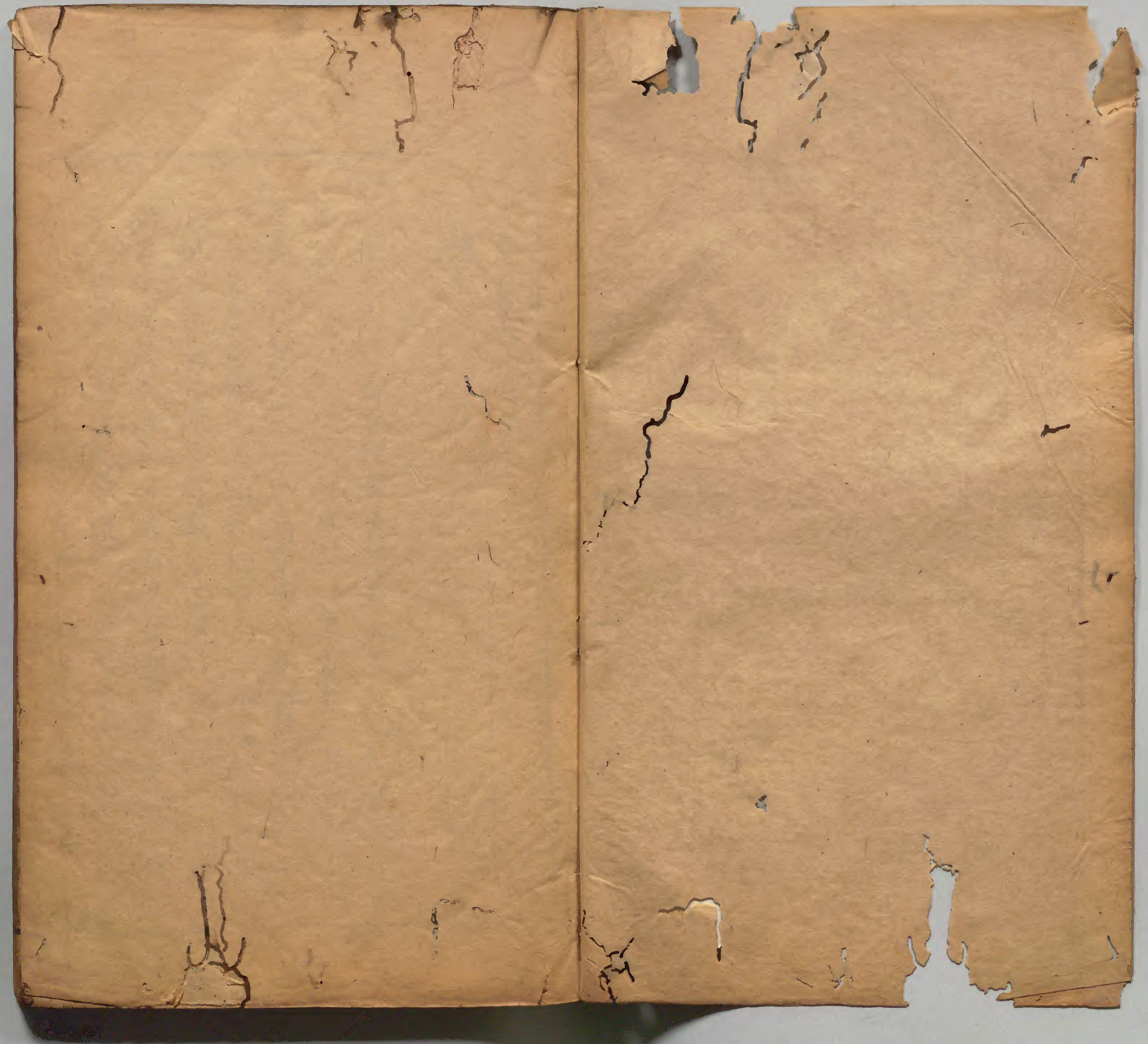
九	四	〇	八	漢
四	二	一	六	書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08
冊數	48 ( 35 )
函號	298 252

三十五











朱子語類卷第九十

禮七

祭

如今士大夫家都要理會古禮今天下有三件極大底事

恁地循襲其一是天地同祭於南郊其一是太祖不特

立廟而與諸祖同一廟自東漢以來如此又錄云千五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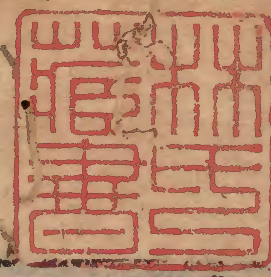
理子謂為芻靈也善謂為備者不仁雖是前代已用物

事到不是處也須改用教是始得賀孫。以下

古時天地定是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合共一時祭

享之禮當時禮數也簡儀從也省必是天子躬親行事

豈有祭天便將下許多百神一齊排作一堆都祭只看





郊臺階級兩邊是踏過處中間自上排下都是神位更不通看孫賀

問先朝南北郊之辨曰如禮說郊特牲而社稷太牢書謂用牲於郊牛二及社于新邑此其明驗也故本朝後來亦嘗分南北郊至徽宗時又不知何故却合為一又曰但周禮亦只是說祀昊天上帝不說祀后土故先儒說祭社便是又問周禮大司樂冬至奏樂於圜立以禮天夏至奏樂于方立以禮地曰周禮中止有此說更有禮大神享大鬼祭大祇之說餘皆無明文廣

天地本朝只是郊時合祭神宗嘗南郊祭天矣未及次年祭地而上仙元祐間嘗議分祭東坡議只合祭引詩郊

祀天地為證劉元城逐件駁之秋冬祈穀之類亦是祭而合言之東坡只是謂祖宗幾年合祭一旦分之恐致禍其說甚無道理元城謂子由在政府見其論無道理遂且罷議後張耒輩以衆說易當時文字徽宗時分祭祀后土皇地示漢時謂之媪神漢武明皇以南郊祭天為未足遂祭于泰山以北郊祭地為未足遂祭于汾陰立一后土廟真宗亦皆即泰山汾陰而祭烏先生曰分祭是揚

先生因泛說祭祀以社祭為祀地諸儒云立大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五峯有此說謂此即祭地之禮道夫錄云五峯言無

北郊只社便是祭地却說得好



周禮他處不說只宗伯以黃琮禮地注謂夏至地神在崑崙典瑞兩圭有卽以祀地注謂祀於北郊大司樂夏日至於澤中方丘奏之八變則地示可得而礼矣他書亦無所考書云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然禮云諸侯社稷皆少牢此處或不可曉孫

如今郊禮合祭天地周禮有圜丘方澤之說後來人却只說地便是后土見於書傳言郊社多矣其看來不要如此也自還有方澤之祭但周禮其他處又都不說亦未可曉之木

如今祀天地山川神塑貌像以祭極無義理之木堯鄉問社主平時藏在何處曰向來沙隨說以所宜木刻

而為主其嘗辨之後來竟得却是但以所宜木為主如今世俗神樹模樣非是將木來截作主也以木名社如櫟社枌榆社之類又問社稷神曰說得不同或云稷是山林原隰之神或云是穀神看來穀神較是社是土神又問社何以有神曰能生物便是神也又曰周禮亡國之神却用刑人為尸一部周禮却是看得天理爛熟也

夔孫社以下

程沙隨云古者社以木為主今以石為主非古也子方五祀行是道路之神伊川云是宇廊未必然門是門神戶是戶神與中窻竈凡五古聖人爲之祭祀亦必有其神如孔子說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是有這祭便有這神不



是聖人若有若亡見得一半便自恁地但不如後世門神便畫一箇神象如此賀孫○以下五祀

叔嚳問五祀祭行之義曰行堂塗也古人無廊屋只于堂階下取兩條路五祀雖分四時祭然出則獨祭行及出門又有一祭作兩小山於門前烹狗置之山上祭畢却就山邊喫却推車從兩山間過蓋取跋履山川之義舜功問祭五祀想也只是當如此致敬未必有此神曰神也者妙萬物而言者也盈天地之間皆神若說五祀無神處是甚麼道理叔嚳問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先此是分當如此否曰也是氣與他相關如天子則是天地之主便祭得那天地若似

其他人與他人不相關後祭箇甚麼如諸侯祭山川也只祭得境內底如楚昭王病後卜云河為崇諸大夫欲祭河昭王自言楚之分地不及於河河非所以為崇孔子所以美之云昭王之不失國也宜哉這便見得境外山川與我不相關自不當祭又問如殺孝婦天為之旱如何曰這自是他一人足以感動天地若祭祀則分與他不相關如何祭得又問人而今去燒香拜天之類恐也不是曰天只在我更禱箇甚麼一身之中兀所思慮運動無非是天一身在天裏行如魚在水裏滿肚裏都是水某說人家還醮無意思一作最可笑豈有斟一盃酒盛兩箇餅要享上帝且說有此理無此理某在南康祈雨



每日去天慶觀燒香某說且謾去且懾今若有箇人不  
經州縣便去天子那裏下狀時你嫌他不嫌他你須捉  
來打不合越訴而今祈雨却如何不祭境內山川如何  
便去告上帝義剛

問竈可祭否曰人家飲食所繫亦可祭問竈尸曰想是以  
庖人為之問祭竈之儀曰亦略如祭宗廟儀淳

問月令竈在廟門之外如何曰五祀皆在廟中竈在廟門  
之東凡祭五祀皆設席於奧而設主爨於其所祭之處  
已乃設饌迎尸於奧銖

因說五祀伊川疑不祭井古人恐是同井曰然可李  
古者人有遠行者就路間祭所謂行神者用牲為兩斷車

過其中祭了却將喫謂之餞禮用兵時用犯軍法當死  
底人斬于路却兵過其中揚

祖道之祭是作一土堆置犬羊於其上祭畢而以車碾從  
上過象行者無險阻之患也如周禮犯軼是也此是門  
外事門內又有行祭乃祀中之一也煮

祈雨之類亦是以誠感其氣如祈神佛之類亦是其所居  
山川之氣可感今之神佛所居皆是山川之勝而靈者  
雨亦近山者易至以多陰也揚

古人神位皆西坐東向故獻官皆西向拜而今皆南向了  
釋奠時獻官猶西向拜不知是如何祀先聖以下  
室中西南隅乃主位室中西牖東戶若宣聖廟室則先聖



當東向先師南向如周人禘饗郊稷饗東向稷南向今  
朝庭宗廟之禮情文都自相悖不曉得古者主位東向  
配位南向故拜即望西今既一列皆南向到拜時亦却  
望西拜都自相背古者用籩豆簋簠等陳於地當時只  
席地而坐故如此飲食為便今塑像高高在上而祭饌  
反陳于地情文全不相稱曩者某人來問白鹿塑像某  
答以州縣學是天子所立既无像不可更書院自不  
宜如此不如不塑像某處有列子廟却塑列子膝坐于  
地這必有古像行古禮須是參用今來日用常禮庶或  
饗之如太祖祭用簋簠籩豆之外又設牙盤食用椀楪  
之類陳于床這也有意思到神宗時廢了元祐初復用

後來變元祐之政故此亦遂廢賀

夫子像設置於椅上已不是又復置在臺座上到春秋釋  
奠却乃陳簋簠籩豆於地是甚義理某幾番說要塑宣  
聖坐于地上如設席模樣祭時却自席地此有甚不可  
處每說與人都道差異不知如何某記在南康歆于學  
中整頓宣聖不能得後說與交代云宣聖本不當設像  
春秋祭時只說主祭可也今不可行只得設像坐于地  
方始是禮寓

先聖冕服之制殊不同詹卿云衮冕畫龍於冑然則鷩冕  
之雉毳冕之宗彝皆畫于冑銖

釋奠據開元禮只是臨時設位後來方有塑像顏孟配饗



始亦分位于先聖左右後來方並坐于先聖之東西嚮  
當來所隆指揮今亦無處尋討必大

孔子居中顏孟當列東坐西向七十二人先是排東廡三

十六人了却方自西頭排起當初如此自升曾子於殿

上下面趨一位次序都亂了知此言漳州未又云某經歷

諸處州縣學都無一箇合禮序賀孫

高宗御製七十二子贊曾見他處所附封爵姓名多用唐

封官號本朝已經兩番加封如何恁地賀孫

謁宣聖焚香不是古禮拜進將捻香不當叩首只直上捻

香了却出笏叩首而降拜賀孫

釋奠散齋因云陳虜仲以書問釋奠之儀今學中儀乃禮

院所班多參差不可用唐開元禮却好開寶禮只是

錄開元禮易去帝號耳若政和五禮則甚錯今釋奠有

伯魚而無子思又十哲亦皆差互仲弓反在上且如紹

興中作七十二子贊只據唐爵號不知後來已經加封

矣近嘗申明之賀孫

因論程少隨辨五禮新儀下下釋奠之說而曰政和中編

此書時多非其人所以差誤如此續已有旨揮改正唐

開元禮既失煩緝新儀又多脫略如親祠一項開元禮

中自先說將升車執某物立車右到某處方說自車而

降今新儀只載降車一節却無其先升車事前一節既

如此載後凡親祠處段段皆然行禮時又俱無此



孟子配享乃荆公請之配享只當論傳道合以顏子曾子  
子思孟子配嘗欲於雲谷左立先聖四賢配右立二程  
諸先生後不會及在南康時嘗要入文字從祀伯魚以  
漸去任不欲入文字理會事但封與劉淳叟以其爲學  
官可以言之揚

在漳州日陳請釋奠禮儀到如今只恁地白休了子約為  
藉田令多少用意主張諸禮官都沒理會了遂休坐客  
云想是從來不會理會得故怕理會白東坡曾云今為  
禮官者皆是自牛背上拖將來今看來是如此因問張  
舅忠甫家須臾別有禮書令還鄉日詢求之致道云今  
以時文取官下稍這般所在全理會不得曰向時尚有

開寶通禮科令其熟讀此書試時挑問後來又做出  
禮如注釋一般如人要治此必須連此都記得如問云  
遵起於何時逐一說了後又反復論議一段如此亦自  
好漳州煞有文字皆不得寫如今朝廷頒行許多禮書  
如五禮新儀未是若是不識禮便做不識禮且只依本  
寫在也得又去杜撰將古人處改了是日因看薛直老  
行狀中有述其初為教官陳請改上下釋奠事蓋其見  
當時用上下故請改之舊看古禮中有一處注云春用  
二月上丁秋用八月下丁今忘記出處向亦欲檢問象  
先及漳州陳請釋奠儀欲乞委象先又思量渠不是要  
理會這般事人故已之孫



新書院告成明日欲祀先聖先師古有釋菜之禮約而可  
行遂檢五禮新儀分具其要者以呈先生終日董役夜  
歸即與諸生斟酌禮儀鷄鳴起平明往書院以廳事未  
備就講堂禮宣聖像居中充國公顏氏邠侯曹氏沂水  
侯孔氏鄒國公孟氏西向配北上並子孫濂溪周先生東  
明道程先生西伊川程先生東康節邵先生西司馬溫  
國文正公東橫渠張先生西延平李先生東從祀亦紙  
並設於地祭儀別錄祝文別錄先生為獻官命賀孫為  
贊直鄉居甫分奠叔蒙贊敬之掌儀堂狹地潤頗有失  
儀但獻官極其誠意如或享之鄰曲長幼並來陪禮畢  
先生揖賓坐賓再起請先生就中位開講先生以坐中

多年老不敢居中位再辭不獲諸生復請遂就位說為  
學之要午飯後集衆賓飲至暮散孫賀

李夫問太廟堂室之制曰古制是不可曉禮說士堂後一  
架為室蓋甚窄架也天子便待加得五七架亦窄狹不  
知周家三十以上神主位次相逼如何行禮室在堂後  
一間從堂內左角為戶而入西壁如今之牆上為龕太  
祖居之東向旁兩壁有牖群昭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群  
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堂又不為神位而為人所行禮  
之地天子設黼袞於中受諸侯之朝淳。義剛錄同。以  
下天子宗廟之祭  
祖有功而宗有德是為百世不遷之廟商六百年只三宗  
皆以有功德當百世祀故其廟稱宗至後世始不復問



其功德之有無一例以宗稱之必大

古人七廟恐是祖宗功德者不遷胡氏謂如此則是子孫  
得以去取其祖宗然其論續謚法又謂謚乃天下之公  
義非子孫得以私之如此則廟亦然揚

問漢諸儒所儀禮如何曰劉歆說得較是他謂宗不在七  
廟中者謂恐有功德者多則占了那七廟數也問文定  
七廟之說如何曰便是文定好如此硬說如何恁地說  
得且如商之三宗若不是別立廟後只是親廟時何不  
胡亂將三箇來立如何恰恨取祖甲太戊高宗為之祖  
有功宗有德天下後世自有公論不以揀擇為嫌所謂  
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那箇好底自是

合當宗祀如何毀得如今若道三宗只是親廟則是少  
一箇親廟了便是書難理會且如成王崩後十餘日此  
自是成服了然顧命却說麻冕黼裳彤裳之屬如此便  
是脫了那麻衣更來著色衣文定便說道是攝行踐阼  
之禮某道政事便可攝而行阼豈可攝而踐如何恁地  
硬說且如元年他便硬道不要年號而今有年號人尚  
去措改契書之屬若更無後當如何又問志一則動氣  
是先天而天弗違氣一則動志是後天而奉天時其意  
如何曰他是說春秋成後致麟先儒固亦有此說然亦  
安知是作起獲麟與文成致麟但某意恐不恁地這似  
乎不祥若是一箇麟出後被人打殺了也揜采因言馬



子莊道袁州曾有一麟胡叔畧云但是古老相傳舊日  
開江有一白駒先生曰馬說是二十年間事若白駒等  
說是起於禹如顏師古注啓母石之說政如此近時廣  
德軍張大王分明是做這一說剛

廟商七世周亦七世前漢初立三宗後王莽并後漢末又  
多加了宗字又一齊亂了唐十二廟本朝則韓持國本  
退之禘祫說祀僖祖又欲止起于太祖其議紛紛合起  
僖祖典禮都只將人情處了無一人斷之以公自合只  
自僖祖起後世德薄者祧之周廟文王在豐武王又在  
一處自合只同一處方是不知如何周廟後稷文武高  
曾祖考七廟揚

今之廟制出於漢明帝歷代相承不改神宗嘗欲更張  
見於陸農師集中史却不載學

問諸侯廟制太祖居北而南向昭廟二在其東南穆廟二  
在其西南皆南北相重不知當時每廟一處或共一室  
各為位也曰古廟則自太祖以下各是一室陸農師禮  
象圖可考西漢時高帝廟文帝顧成之廟猶各在一處  
但無法度不同一處至明帝謙貶不敢自當立廟附于  
光武廟其後遂以為例至唐太廟及群臣家廟悉如今  
制以西為上也至禘處謂之東廟只作一列今太廟之  
制亦然明

鄧子禮問廟主自西而列何所據曰此也不是古禮如古



時一代只奉之於一廟如后稷為始封之廟文王自有  
 文王之廟武王自有武王之廟不曾混雜共一廟孫賀  
 諸侯有四時之祫畢竟是祭有不及處方如此如春秋有  
 事於太廟太廟便是群祧之主皆在其中剛義  
 或問遠廟為祧加何曰天子七廟如周文武之廟不祧文  
 為穆則九後之屬乎穆者皆歸于文之廟武為昭則九  
 後之屬乎昭者皆歸乎武之廟也奉時  
 昭穆昭常為昭穆常為穆中間始祖太廟門向南兩邊分  
 昭穆周家則自王季以上之主皆祧于后稷始祖廟之  
 夾室自成王昭王以下則隨昭穆逆遷于昭穆之首廟  
 至首廟而止如周則文王為穆之首廟武王為昭之首

廟九新崩者祔廟則看昭穆但昭則從昭穆則從穆不  
 交互兩邊也又云諸廟皆有夾室

堯鄉問高為穆之義曰新死之主新祔便在昭這一排且  
 如諸侯五廟一是太祖便居中二昭二穆相對今新死  
 者附則高過穆這一排對空坐禰在昭一排亦對空坐  
 以其意推之當是如此但禮經難考今若看得一兩般  
 書猶自得若看三四般去便無討頭處如孟子當時  
 自無可尋處了今看孟子考禮亦踈理會古制亦不甚  
 得他只是大槩說且如說井田後舉詩云雨我公田遂  
 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似這般  
 證驗也不大故切安鄉問孟子何故不甚與古合曰他



只是據自家發放做相那箇時勢做之問鄭康成注王制以為諸侯封國與周禮小大不同蓋王制是說夏商以前之制如何曰某便是不甚信此說恐不解有此理且如孟子說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某自不敢十分信了且如一家有五十畝田忽然說我要添與你作七十畝則要多少心力蓋人家各為定業東阡西陌已自定了這五十畝中有溝洫有廬舍而今忽然變更又著分疆界制溝洫毀廬舍東邊住底移過西邊這裏住底遷過那裏一家添得二十畝田却勞動多少語至此大聲云恁地天下騷然不寧把幾多心力去做據某看來自古皆是百畝不解得恁地

而今解時只得就他下面說放那裏

淳錄云向解孟子且隨文如此解

若理會着實行時大不如此義剛問井田今使一家得百畝而民生無已後來者當如何給之先生笑曰今且據見在人數給如封建夏商以前只是百里到周方是諸公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諸伯方三百里諸子方二百里諸男方百里恁地却取四國地來方添成一國那四國又要恁地却何處討那地來安鄉曰或言夏商只有三十里周時乃是七十里曰便是亂說且當時在在是國自王畿至要荒皆然今若要封得較大似夏商時便着每國皆添地却於何處頓放此瀆是武王有縮地脉法始得恁地時便煞改徙着許多國元在這裏



底今又着徙去那裏宗廟社稷皆着改易如此天下騷然他人各有定分土地便肯舍着徙別處去討君舉說封疆方五百里只是周圍五百里徑只百二十五里四百里者徑百里三百里者徑七十五里一百里者只五十里加此看時尚似相合若是諸男之地方百里時以此法推之則止二十五里如此却只是一箇耆長某便道他說只是謾人他向來進此書甚為得意書錄云自奇其說與王制某嘗作一篇文以闢之逐項破其說且當時說侯等合其地已有定數六百九伯則七伯以封子則二十五子以封男則百男而止便是一千里地只將三十同來封了那七十同那

空放那裏却綿亘數百里皆無國又問三分去一之說如何曰便是不是他們只是不曉事解不行後便胡說且如川中有六七百里中置數州者那裏地平坦寸寸是地如這一路其掌登雲谷望之密密皆山其中間有些子罅隙中黃白底方是田恁地却如何去書錄云蓋又如何三分去一註疏多是如此有時到那解不行處便說從別處去義剛問先生向時說齊魯始封時皆七百里然孟子却說只是百里曰便是不如此今只據齊地是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稊陵北至于無棣魯地是跨許宋之境是有五七百里闊時勢也是着恁地且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到周只有千八百國便是



相并吞後那國都大了你却要只將百里地封他教他  
入那大國罅中去武王不柰何只得就封他當時也自  
無那閑地緣是滅了許多國如孟子說驅飛廉於海隅  
而戮之滅國者五千便是得許多空地來封許多功臣  
同姓之屬孟子謂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  
如齊先是棄鳩氏居之後入是某氏居之如書所謂某  
氏徙于齊這便見得當時諸侯有過便削其地方始得  
那地來封後來底若不恁地時那太公周公也自無安  
頓處你若不恁地後要取歛那地來封我公臣與同  
姓時他便敢起兵如漢是錯時樣子且如孟子當時也  
自理會那古制不甚得如曰諸侯之禮吾未之學然而

朝也嘗聞其略也恁地便是不曾知得子細他當時說  
諸國許多事也只是大槩說如此雖說湯以七十里  
主以百里然及滕文公恁地時又却只說有王者作必  
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元不曾說道便可王以齊王猶  
反手也便是也要那國大底方做得小底也柰何不得  
而今且說道將百里地與你教你行王政看你做從何  
處起便是某道古時聖賢易做後世聖賢難做古時只  
是順那自然做將去而今故費手淳錄此下云漢高  
祖與項羽紛爭五  
年之間可謂甚窘欲殺他不能欲任又不得  
費多必心力想不以當初做亭長時較快活  
良久問諸生曰當劉項恁地紛爭時設使堯舜湯武居  
其時當如何是戰好是不戰好安鄉曰湯武是仁義素



卒於民人自然歸服不待戰曰他而今不待你素孚秦  
當時收盡天下尺地一民皆為已有你仁義如何地得  
素孚書錄云何處計地來行如高祖之徒皆是起于田  
里若使湯武居之當如何地勝得秦安鄉曰以至仁伐  
至不仁以至義伐至不義自是勝曰固是如此如秦可  
謂不仁不義當時所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也是做這  
意思做但當時諸侯入關皆被那章邯連併敗了及高  
祖入去緣路教無齟掠如此之屬也是恁地做了然他  
入去後又尚要設許多詭計誘那秦將之屬後方入得  
設使湯武居之還是恁地做不恁地做今且做秦是不  
仁不義可以勝那項籍出來紛爭許多時却如何對他

還是與他廝殺若不與廝殺便被他殺了若與他廝殺  
時還是不殺人麼當此時是天理是人欲恁地看來是  
未有箇道理湯武在那時也須着百端去思量與他區  
處但而今看來也未有箇道理胡叔器問太公呂唐當  
時若被項羽殺了如何曰不特此一事當時皆是如此  
便是太費調護徐顧林擇之云項羽恁地暴當時捉  
得太公如何不殺了擇之曰羽也有斟酌他怕殺了反  
重其怨曰便是項羽也有商量高祖也知他必不殺故  
放得心下項羽也是團量了高祖故不敢殺若是高祖  
軟弱當時若敵他不過時他從頭殺來是定義剛曰孔  
明譏奪劉璋地也似不義或者因言渠雜學伯道所以



後將申商之說教劉禪曰便是適間說後世聖賢難做  
動着便是恁地粘手惹脚次日言某夜來思量那高祖  
其初入關後恁地鎮撫那人民及到灞上又不入秦府  
庫取財貨美女之屬皆是後來被項羽王他巴屬漢中  
他也入去這箇也是未幾却出來定三秦已自侵占別  
人田地了但是那三降王不足以王秦却是定着是  
奪得那關中便也好住便且關了關門守得那裏面底  
也得又不肯休又去尋得弒義帝說話出來這箇尋得  
也是着湯武也不肯放過但既尋得這箇說話便只依  
傍這箇做便是却又率五諸侯合得五十六萬兵走去  
彭城日日去喫酒取那美人更不理會却被項羽來受

得狠當走湯武便不肯恁地自此後名義壞盡了從此  
去便只是胡做胡殺了文定謂惜乎儼之未久而遽歸  
者此也這着把與湯武做時須做得好定是不肯恁地  
義剛問高祖因閉關後引得項羽怒若不閉時却如何  
先生笑曰只是見他頭勢來得惡後且權時關閉着看  
他如何地義剛。淳錄。少異作數條。  
禮宗廟只是一君一嫡后自錢惟演倭仁祖遂以一嫡同  
再立后更以仁祖所生后配後遂以為例而禮亂矣臣  
民禮亦只是一嫡配再正娶者亦尚可婢而生子者婢  
之子主祭只祭嫡正其所生當別祭揚  
古者各有始祖廟以藏祧主如適士二廟各有門堂寢各



三間是十八間屋今士人如何要行得賀孫。以下古命士得立家廟家廟之制內立寢廟中立正廟外立門四面墻圍之非命士止祭於堂上只祭考妣伊川謂無貴賤皆祭自高祖而下但祭有豐殺踈數不同廟向南坐皆東嚮自天子以至士皆然伊川於此不審乃云廟皆東向祖先位面東自聽側直東入塔所其制非是古人所以廟面東坐者蓋戶在東牖在西坐於一邊乃是與處也揚唐大臣長安立廟後世子孫必其官至大臣乃得祭其廟此其法不善也只假一不理選限官與其子孫令祭其廟為是揚

唐大臣皆立廟於京師本朝惟文潞公法廟杜佑制立一

廟在西京雖如韓司馬家亦不曾立廟杜佑廟祖宗時尚在長安揚

問家廟在東莫是親親之意否曰此是人子不死其親之意問大成殿又却在學之西莫是尊右之義否曰未知初意如何本朝因仍舊制及更率略較之唐制尤沒理會唐制尤有近古處猶有條理可觀且如古者王畿之內鬲鬲如井田規畫中間一圈便是宮殿前園中左宗廟右社稷其他百官府以次列居是為前朝後中園為市不似如今市中家家自各賣買乃是官中為設一去處令凡民之賣買者就其處若今場務然無游民雜處其間更東西六園以處六鄉六遂之民耕作則出就田



中之廬農功畢則入此室處唐制頗放此最有條理城中幾坊每坊各有牆圍如子城然一坊共一門出入六街凡城門坊角有武侯鎗衛士分守日暮門閉五更二點鼓自內發諸街鼓城振坊市門皆啓若有姦盜所容蓋坊內皆常居之民外面人來皆知如殺宰相武元衡於靖安里門外分明載元衡入朝出靖安理賊乘暗害之亦可見坊門不可胡亂入只在太官街上被殺了如那時措置得好官堦邊都無閑雜賣買汗穢雜穢詩云我居巷南子巷北可恨鄰里間十日不一見顏色亦見出一坊入一坊非特特往來不可孫問先生家廟只在廳中側曰便是力不能辦古之家廟

甚闕所謂寢不踰廟是也祭時移神主於正堂其位何曰只是排列以西為上禘祭考妣之位如何曰太祖東向則昭穆之南向北向者以西方為上則昭之位次高祖西而妣東祖西而妣東是祖母與孫並列於體為順若余正父之說則欲高祖東而妣西祖東而妣西則是祖與孫婦並列于體為不順彼蓋據漢儀中有高祖南向呂后少西更不取證於經文而獨取專注中之一二執以為是斷不可回耳孫先生云欲立一家廟小五架屋以後架作一長龕堂以板隔截作四龕堂堂置位牌堂外用簾子小小祭祀時亦可只就其處大祭祀則請出或堂或廳上皆可揚



家廟要就人住居神依人不可離外做廟又在外時婦女  
遇雨時難出入揚

問祧主當遷何地曰便是這事難處漢唐人多瘞于兩階  
之間然今人家廟亦無所謂兩階者兩階之間以其人  
跡不踏取其潔耳問各以昭穆瘞于祖宗之墳如何曰  
唐人亦有瘞于寢園者但今人墳墓又有太遠者恐難  
用耳頃在朝因僖祖之祧與諸公爭辨幾至喧忿後來  
因是去國不然亦必為人論逐當時全不曾商議只見  
劉智夫崇之時為太常卿來言欲祧僖祖某問欲祧之何所劉  
曰正未有以處因此方詔集議其論卒不合後來竟為  
別廟丁太廟之側奉僖祖宣祖祧主藏之於別廟不知

祧禘時如何這都行不得若禘祫太祖之廟不成教祖  
宗來就子孫之廟若移太祖之主合禘於別廟則太祖  
復不得正東向之位都行不得治平間曾如此祧了及  
至熙寧章衡上疏論僖祖不當祧想其論是主王介甫  
然其論甚正介甫嘗上疏云皇家僖祖正如周家之稷  
契皆為始祖百世不遷之廟今替其祀而使下祔於子  
孫之夾室非所謂事亡如事存事死如事生而順祖宗  
之孝心也此論甚正後來復僖祖之廟某當時之論正  
用介甫之意某謂僖祖當為始祖百世不遷之廟如周  
之后稷而太祖太宗則比周之文武有何不可而趙丞  
相一向不從當時如樓大防陳君舉謝深甫力主其說



而彭子壽孫從之之徒又從而和之或云太祖取天下何與僖祖事某應之曰諸公身自取富貴致位通顯然則何用封贈父祖邪又許及之上疏云太祖皇帝開基而不得正東向之位雖三尺童子亦為之不平其鄙陋如此後來集議某度議必不合遂不曾與議邨上一疏論其事趙丞相又執之不下某數問之亦不從後來歸家亦數寫書去問之何故不降出亦不從後已南遷而事定矣僖祖翼祖順祖宣祖中間嘗祧去翼祖所以不諱敬字得幾時及蔡京建立九廟遂復取還翼祖以足九廟之數後來渡江聖祖順祖廟已祧去若論廟數則自祧僖祖之外由宣祖以至孝廟方成九數乃併宣祖

而祧之某嘗聞某人云快便難逢不如祧了且得一件事了其不恭敬如此某為之駭然

祧以下

問祧禮曰天子諸侯有太廟夾室則祧主藏于其中今士人家無此祧主無可置處禮注說藏于兩階間今不得已只埋於墓所問有祭告否曰橫渠說三年後祧祭於太廟因其祭畢還主之時遂奉祧主歸于夾室遷主新主皆歸于廟鄭氏周禮注大完伯享先王處亦有此意今略放而行之問考妣入廟有先後則祧以何時曰妣先未得入廟考入廟則祧

宗伯注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祧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群廟

自爾以後率五年而再幾祭

義剛

胡元問祧主置何處曰古者始祖之廟有夾室凡祧主皆



藏之於夾室自天子至于士庶皆然今士庶之家不敢  
僭立始祖之廟故祧主無安頓處只得如伊川說埋於  
兩階之間而已其家廟中亦如此兩階之間人跡不到  
取其潔爾今人家廟亦安有所謂兩階但擇淨處埋之  
可也思之不若埋于始祖墓邊緣無箇始祖廟所以難  
處只得如此個

問祧主諸侯於禘祭時祧今士人家無禘祭只於四時祭  
祧仍用祝詞告之可否曰默地祧又不是也古者適士  
二廟廟是箇大臺特牲饋食禮有宗祝等許多官屬祭  
祀時禮數大今士人家無廟亦無許多禮數淳

春秋時宗法未亡如滕文公云吾宗國皆先君蓋滕文之

昭也文王之子武王既為天子以次則周公為長故滕  
謂魯為宗國又如左氏傳載女喪而宗室于何有如  
三桓之後公父文伯公鉏公為之類乃季氏之小宗南  
宮适之類孟氏之小宗今宗室中多帶皇兄皇叔皇伯  
等冠于官職之上非古者不得以戚戚君之意本朝王  
定國嘗言之欲令稱某王孫或曾孫或幾世孫有如越  
王浚下則當云越王幾世孫如此則族屬易識且無戚  
君之嫌亦自好後來定國得罪反以此論為離間骨肉  
今宗室散無統紀名諱重疊字號都窮了更無安排處  
揚子直嘗欲用季趙丞相以為季是叔季意不好遂不

用賀孫以宗法



宗子只得立適雖庶長立不得若無適子則亦立庶子所謂世子之同母弟世子是適若世子死則立世子之親弟亦是次適也是庶子不得立也本朝哲廟上仙哲廟弟有申王次端王次簡王乃哲廟親弟當時章厚欲立簡王是時向后猶在乃曰老身無子諸王皆云當以次立申王目眇不足以視天下乃立端王是為徽宗章厚殊不知禮意同母弟便須皆是適子方可言既皆庶子安得不依次第今臣庶家要立宗也難只是宗室與襲封孔氏柴氏當立宗今孔氏柴氏襲封只是兄弟弟繼只如而今門長一般大不是又曰今要立宗亦只在人有甚難處只是而今時節更做事不得奈何奈何如伊

川當時要勿封孔氏要將朝廷所賜田五百頃一處給作一奉聖鄉而呂原明便以為不可不知如何漢世諸王無子因除不是都無子只是無適子便除其因不知是如伺恐只是漢世不素諸侯王何幸因他如此便除

了國續

余正甫前日堅說一國一宗某云一家有大宗有小宗如何一國却一人渠高聲抗爭某檢本與之看方得口合

賀孫

太宗法既立不得亦當立小宗法祭自高祖以下親盡則請出高祖就伯叔位服未盡者祭之嫂則別處後其子私祭之今世禮全亂了揭



祭禮須是用宗子法方不亂不然前面必有不可處置者

揚  
與叔謂合族當立一空堂逐宗逐蕃祭亦杜撰也揚

父在主祭子出仕宦不得祭父沒宗子主祭庶子出仕宦  
祭時其禮亦合減殺不得同宗子揚

宗子法雖宗子庶子孫死亦許其子孫別立廟揚

古者宗法有南宮北宮便是不分財也須異爨今若同爨  
固好只是少間人多了又却不容整又不如異爨問陸  
子靜家有百餘人喫飯曰近得他書已自別架屋便也  
是許多人無頓著處又曰見宋子裴說廣西賀州有一  
人家共一大門門裏有兩廊皆是子房如學舍僧房每

私房有人客來則自辦飲食引上大廳請尊長伴五盞  
後却回私房別置酒恁地却有宗子意亦是異爨見說  
其族甚大又曰陸子靜始初理會家法亦齊整諸父自  
做一處喫飯諸母自做一處喫飯諸子自做一處諸婦  
自做一處諸孫自做一處孫婦自做一處卑幼自做一  
處或問父子須  
曰須是如此亦須待父母食畢  
然後可退而食  
事母亦須然否曰須如此問有飲宴  
何如曰這須同處如大饗君臣亦同坐賀孫  
用之問祭用尸之意曰古人祭祀無不用尸非惟祭祀家  
先用尸祭外神亦用尸不知祭天地如何想惟此不敢  
為尸杜佑說古人用尸者蓋上古朴陋之禮至聖人時



尚未改文蔚錄云是上古朴野之俗相承用之至今世  
則風氣日開朴陋之禮已去不可復用去之方為禮而  
世之迂儒必欲復尸可謂愚矣杜佑之說如此今蠻夷  
徭洞中有尸之遺意每遇祭祀鬼神時必請鄉之魁梧  
姿美者為尸而一鄉之人相率以拜祭為之尸者語話  
醉飽每遇歲時為尸者必連日醉飽此皆古之遺意嘗  
見崇安余宰邵武人說他之鄉里有一村名密溪去邵  
武數十里此村中有數十家事所謂中王之神甚謹所  
謂中王者每歲以序輪一家之長一人為中王周而復  
始凡祭祀祈禱必請中王坐而祠之歲終則一鄉之父  
老合樂置酒請新舊中王者講交代之禮此人既為中

王則一歲家居寡出恭謹畏慎略不敢為非以副一村  
祈向之意若此村或有水旱災沴則人皆歸咎於中王  
以不善為中王之所致此等意思皆古之遺聞近來數  
年此禮已廢矣看來古人用尸自有深意非朴陋也陳  
夫云蓋不敢死其親之意曰然用之云祭祀之禮酒肴  
豐潔必誠必敬所以望神之降臨乃歆嚮其飲食也若  
立之尸則為尸者既已享其飲食鬼神豈復來享之如  
此却為不誠矣曰此所以為盡其誠也蓋子孫既是祖  
宗相傳一氣下來氣類固已感格而其語言飲食若其  
祖考之在焉則有以慰其孝子順孫之思而非恍惚無  
形想象不及之可比矣古人用尸之意所以深遠而尽



誠蓋為是耳今人祭祀但能盡誠其祖考猶來格况既  
是他親子孫則其來格也益速矣因言今世鬼神之附  
着<sup>生</sup>而說話者甚多亦有祖先降神于其子孫者又如  
今之師巫亦有降神者蓋皆其氣類之相感所以神附  
着之也周禮祭墓則以墓人為尸亦是此意<sub>以下蒙尸</sub>  
古人用尸本與死者是一氣又以生人精神去交感他那  
精神是會附着歆享杜佑說古人質朴立尸為非禮今  
蠻夷中猶有用尸者

李堯卿問今祭欲用尸如何曰古者男女皆有尸自周以  
來不見說有女尸想是漸次廢了這箇也峴崎古者君  
迎尸在廟門之外則全臣子之禮在廟門之內則君拜

之杜佑說上古時中國但與夷狄一般後出聖人改之  
有未盡者尸其一也蓋今蠻洞中猶有此但擇羨丈夫  
為之不問族類事見杜佑所作理道要訣末篇義剛  
古者立尸必隔一位孫可以為祖尸子不可以為父尸以  
昭穆不可亂也義剛

或問古人禘祭時每位有尸否曰固是周家族酬六尸是  
每位皆一尸也古者主人獻尸尸酢主人開元禮猶如  
此每獻一位畢則尸便酢主人受酢已又獻第二位不  
知甚時緣甚事後廢了到本朝都把這樣禮數併省了  
問設尸法如何曰每一神位是一尸但不知設尸時主類  
在何處祭時尸自食其物若獻罷則尸復勸主人而凡



行禮等人與祭事者皆得食當初獻時尚自齊整至三獻後人皆醉了想見勞攘先生說至此笑曰便是古人之禮也不可曉所以夫子說禘自既灌則不欲觀想只是灌時有些誠意且如祭祖自始祖外皆旅酬如此自是不解嚴肅如大夫雖無灌禮然亦只是其初祭時齊整後面自勞攘今按此條為後世言之耳若是古者不可泥也。義剛

或問妣有尸否曰一處說無尸又有一處說有男尸有女尸亦不知廢於甚時古者不用尸則有陰厭書儀中所謂闔門垂簾是也欲使神靈厭飲之也廣

男用男尸女用女尸隨祖先數目列祭若其家止有一人

全無骨肉子孫之類又不知如何程先生言古人之用

尸也質意謂今不用亦得揚

神主之位東向尸在神主之北錄

問山川之尸曰儀禮周公祭太山以召公為尸義剛

問祭五祀皆有尸祀竈則以誰為尸曰今亦無可考者但

如墓祭則以塚人為尸以此推之則祀竈之尸恐是膳

夫之類祀門之尸是闈人之類又如祀山川則是虞

衡之類問尸之主立曰夏立尸商坐尸周旅酬六尸帑

又曰古者以先王衣服藏之廟中臨祭則出以衣尸如

帑稷之衣到周時恐已不在亦不可曉儒用

帑稷之衣到周時恐已不在亦不可曉儒用



問程氏主式士人家可用否曰他云已是殺諸侯之制士  
人家用牌子曰牌子式當如何曰温公用大板子今但  
依程氏主式而勿陷其中可也淳。以。主。式。  
伊川亦主制度其刻刻開竅處皆有陰陽之數存焉信乎  
其有制禮作樂之具也方

伊川制主庶不用主只用牌子看來牌子當如主制只不  
消做二序相合及竅其旁以通中賀孫

問庶人家亦可用主否曰用亦不妨且如今人未仕只用  
牌子到仕後不中換了若是士人只用主亦無大利害  
又問祧主當如何曰當埋之於墓其餘祭儀諸家祭禮  
已備具矣如欲行之可自仔細考過

堯卿問士牌子式曰晉人制長一尺二分博四寸五分亦  
太大不如只依程主外式然其題則不能如陷中之多

矣義剛

直知問神主牌先生夜來說荀勗禮未終曰温公所製牌  
闊四寸厚五寸八分錯了據隋煬帝所編禮書有一篇  
荀勗禮乃是云闊四寸厚五寸八分大書某人神座不  
然只小楷書亦得後人相承誤了却作五寸八分為一  
句義剛

無爵曰府君夫人漢人碑已有只是尊神之辭府君如官  
府之君或謂之明府今人亦謂父為家府義剛

古人祭禮次喪禮蓋謂從那始作重時重。用。木。司。儀。用。帛。便做那



一祭底道理來後來人却移祭禮在喪之前不曉這箇意

思植論家祭以下

安鄉問人於其親始死則復其魂魄又為重為主節次奠祭所以聚其精神使之不散若親死而其子幼稚或在他鄉不得盡其萃聚之事不知後日祭祀還更萃得他否曰自家精神自在這裏義剛

問祭禮古今事體不同行之多窒礙如何曰有何難行但以誠敬為主其他儀則隨家豐約如一羹一飯皆可自盡其誠若温公書儀所說堂室等處貧家自無許多所在如何要行得據其看來苟有作者興禮樂必有簡而

勿行之理賀孫

今之冠昏禮易行喪祭禮繁多所以難行使聖人復出亦必理會教簡要易行今之祭禮豈得是古人禮唐世三獻官隨獻各自飲福受胙至本朝便都只三獻後方始飲福受胙也是覺見繁了故如此某之祭禮不成書只是將司馬公者減却幾處如今人飲食如何得恁地多橫渠說墓祭非古又自撰墓祭禮即是周禮上自有了

孫賀

古禮於今實是難行當祭之時獻神處少只祝酌奠率祝迎尸以後都是人自食了主人獻尸尸又酢主人酢主婦酢祝及佐食宰贊衆賓等交相勸酬甚繁且久所以季氏之祭至於繼之以燭竊謂後世有大聖人者作與



他整理一過令人蘇醒必不一一如古人之繁但放古  
人大意簡而易行且温公儀人所憚行者只為閑辭多  
長篇浩瀚令人難讀其實行禮處無多某嘗修祭儀只  
就中間行禮處分作五六段甚簡易曉後被人竊去亡  
之矣曰。李夫問祭儀更有修改否  
曰。大槩只是温公儀無修改處  
楊通老問祭禮曰極難且如温公所定者亦自費錢温公  
祭儀庶羞麩食米食共十五品今須得一簡省之法方  
可臻

問舊嘗收得先生一本祭儀時祭皆是卜日今聞却用二  
至二分祭如何曰卜日無定慮有不虔温公亦云只用  
分至亦可問如此則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

三祭如何曰覺得此箇禮數太遠似有備上之意  
又問禩祭如何曰此却不妨廣

問時祭用仲月清明之類或是先世忌日則如之何曰却  
不思量到古人所以貴于卜日也過

家祭須致齋當官者只得在告一日若沿撒地出令以次  
人代祭可也必大

遇大時節請祖先祭於堂或廳上坐次亦如在廟時排定  
禩祭旁觀者右丈夫左婦女坐以就裏為大凡禩於此  
者不從昭穆了只以男女左右大小分排在廟却各從  
昭穆禩揚

排祖先時以客位西邊為上高祖第一高祖母次之只是



看正面不  
曾對排

曾祖祖父皆然其中有伯叔伯叔母兄弟嫂  
嫂無人主祭而我為祭者各以昭穆論如祔祭伯叔則  
祔於曾祖之傍一邊在位牌西邊安伯叔母則祔曾祖  
母東邊安兄弟嫂妻婦則祔於祖母之傍伊川云曾祖  
兄弟無主者亦不祭不知何所據而云伊川云只是以

義起也揚

古人祭祀只是席地今祭祀時須一椅一卓木主置椅上  
如一派排不足只相對坐亦得然對其前不得拜謂所  
在窄了須逐位取出酒就外酌揚

祭只三獻主人初獻嫡子亞獻或主庶子弟終獻或嫡執  
祭人排列皆從温公礼韓魏公禮不同揚賀孫婦二未

亞獻弟婦  
得為終獻

朔旦家廟用酒菓望旦用茶重午中元九日之類皆名俗  
節大祭時每位用四味請出木主俗節小祭只就家廟  
止二味朔旦俗節酒止一上斟一盃揚

問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如何曰温公祭禮甚大今亦只是  
薦然古人薦用首月祭用仲月朝廷却用首月揚

諸家禮皆云薦新用朔朔新如何得合但有新郎薦於廟  
揚

温公書儀以香代蕪蕭揚子直不用以為香只是佛家用  
之義剛

問酌酒是少傾是盡傾曰降神是盡傾然温公儀降神一



節亦似僭禮大夫無滌獻亦無蕤蕭灌獻蕤蕭乃天子諸侯禮蕤蕭欲以通陽氣今太廟亦用之或以為焚香可當蕤蕭然焚香乃道家以此物氣味香而供養神明

非蕤蕭之比也義剛

飲福受酢即尸酢主人之事無尸者則有陰厭陽厭旅酬從下面勸上下至直疊洗者皆得與獻酬之數方子

同生時男女異席祭祀亦合異席今夫婦同席如何曰夫婦用牢而食文蔚

式祭妻亦當拜義剛

先生母祭不燒紙亦不用帛

先生家祭享不用紙錢凡遇四仲時祭隔日滌椅卓巖

辨次日侵晨已行事畢過

問祭祀焚幣如何曰祀天神則焚幣祀人鬼則瘞幣人家祭祀之禮要焚幣亦無稽考處若是以尋常焚真衣之類為是便不當只焚真衣著事事做去焚但無意義只是焚黃若本無官方贈初品及贈到改服色處尋常人家做去焚然亦無義耳當

或問祖宗非士人而子孫欲變其家風以禮祭之祖宗不曉却如何曰如何議論得恁地差異公曉得不曉得淳

云公曉得祖先便曉得。義剛

人家族衆不分合祭或主祭者不可以祭及叔伯之類則須令其嗣子別得祭之今且說同居同出於曾祖便有



從親及再從兄弟了祭時主於主祭者其他或子不得祭其父母若恁地滾做一處祭不得要好當主祭之嫡孫當一日祭其曾祖及祖及父餘子孫與祭次日却令次位子孫自祭其祖及父又次日却令又次位子孫自祭其祖及父此却有古宗法意古今祭禮這般處皆有之其後來更討得幾家要入未得如今要知宗法祭祀之禮須是在上之人先就宗室及世族家行了做箇樣子方可使以下士大夫行之賀孫以下主祭以

某自十四歲而孤十六而克喪是時祭祀只依家中舊禮禮文雖未備却甚齊整先妣執祭事甚虔及其年十七八方考訂得諸家禮禮文稍備是時因思古人有八十

歲躬祭事拜跪如禮者常自期以為年至此時當亦能如此在禮雖有七十曰老而傳則祭祀不預之說然亦自期儻年至此必不敢不自親其事然自去年來拜跪已難至冬間益艱辛今年春間僅能立得往遂使人代拜今立亦不得了然七八十而不衰非特古人今人亦多有之不知某安得如此衰也個

問支子不祭曰不當祭問構渠有季父之喪三廢時祀却令竹監弟為之綠竹監在官無持喪之專如此則支子亦祭曰這便是橫渠有礙處只得不祭因說古人持喪端的是持喪如不食粥淳

問士祭服曰應舉者用襴衫幘頭不應舉者用皂衫幘頭



問皂衫帽子如何曰亦可然亦只當涼衫中間朝廷一番行冠帶後却自朝官先廢了宗觀間莆人朱給事子入京父令過錢塘謁故人某大鄉初見以衫帽及宴亦衫帽用大樂酒一行樂一作主人先酌遂兩手捧盞側勸客客亦酌主人捧盞不移義剛錄云依舊則盞不移至樂罷而後下及五盞歇坐請解衫帶着背子不脫帽以終席來歸語其父父曰我所以令汝謁見著欲汝觀前輩禮儀也此亦可見前輩風俗今士大夫殊無有衫帽者嘗有某人作群作衫帽之禮監司不喜以他故按之淳○義剛同士祭服叔雷問士庶當祭幾代曰古時一代即有一廟其禮甚多今於禮制大段虧缺而士庶皆無廟但温公禮祭三代

伊川祭自高祖始疑其過要之既無廟又於禮然缺祭四代亦無害義剛問東坡小宗之說如何曰便是祭四代盖自己成一代說起仲蔚問郵表暖不知為何神曰却不會子細考東坡以為猶如戲又問中雷是何處曰上世人居土屋中間開一天窗此便是中雷後人易為屋不忘古制相承亦有中雷之名今之中雷但當於室中祭之張以道問蜡便是臘否曰模樣臘自是臘蜡自是錯義剛曰臘之名至秦方有義剛○以下論士祭世數問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官師一廟若只是一廟只祭得父母更不及祖矣無乃不盡人情曰位卑則流澤淺其理自然如此文蔚曰今雖士庶人家亦



祭三代如此却是違禮曰雖祭三代却無廟亦不可謂之僭古之所謂廟者其體面甚大皆是門堂寢室勝如所居之宮非如今人但以室為之文

問祭禮曰古禮難行且依温公擇其可行者行之祭土地只用韓公所編禮一祭祖自高祖而下如伊川所論古

者祇祭考妣温公祭自曾祖而下伊川以高祖有服所當祭今見於遺書者甚詳此古禮所無創自伊川所以使人盡孝敬追遠之義驥

問遺書云尋常祭及高祖曰天子則以周人言上有太祖二祧大夫則干祫及其高祖學

堯卿問始祖之祭曰古無此伊川以義起其當初也祭

求覺得僭遂不敢祭古者諸侯只得祭始封之君以上不敢祭大夫有大功則請于天子得祭其高祖然亦止得祭一番常時不敢祭程先生亦云人必祭高祖只是有疏數耳又問今士庶亦有始基之祖莫亦只祭得四代但四代以上則可不祭否曰如今祭四代已為僭古者官師亦只得祭一代若是始基之祖莫亦只存得墓

祭義剛始祖先祖下

余正文謂士大夫不得祭始祖此天子諸侯之禮若士大夫當祭則自古無明文又云大夫自無太祖先生因舉春秋如氏尹氏王朝之大天自上世至後世皆不變其初來姓號則必有太祖又如季氏之徒世世不改其



號則亦必有太祖余正父謂此春秋時自是世鄉不由天子都沒理會先生云非獨是春秋時如詩裏說南仲太祖太師皇父南仲是文王時人到宣王時為太祖不知古者世祿不世官之說如何又如周公之後伯禽已受封於魯而周家世有周公如春秋云宰周公這般所在自曉未得孫

問冬至祭始祖是何祖曰或謂受姓之祖如蔡氏則蔡叔之類或謂厥初生民之祖如盤古之類曰立春祭先祖則何祖曰自始祖下之第二世及已身以上第六世之祖曰何以只設二位曰此只是以意享之而已淳

淳問至日始祖之祭初獻事曰家中尋常只作一番安排

想古人也不恁地却有三奠酒或有脯醢之屬因三奠中進遂問始祖是隨一姓有一始祖或只是一始祖曰此事亦不可得而見想開闢之時只是生一箇人出來淳

用之問先生祭禮立春祭高祖而上只設二位若古人禘祭須是逐位祭曰某只是依伊川說伊川禮更略伊川所定不是成書溫公儀却是做成了續

伊川時祭止于高祖高祖而上則於立春設二位統祭之而不用主此說是也却又云祖又豈可厭多苟其可知者無遠近多少須當盡祭之疑是初時未曾討論故有此說道



問祭先祖用一分如何曰只是一氣若影堂中各有牌子則不可

家廟之制伊川只以元妃配享蓋古者只是以媵妾繼室

故不容與嫡並配後世繼室乃是以禮聘娶自得為正

故唐會要中載顏魯公家祭有並配之儀必大祭以下配祭

古人無再娶之禮娶時便有一副當人了嫡庶之分定矣

故繼室於正室不可並配今人雖再娶然皆以禮聘皆

正室也祭於別室恐未安如伊川云奉祀之人是再娶

所生則以所生母配如此則是嫡母不得祭矣此尤恐

未安大抵伊川考禮文却不似橫渠考得較仔細伯羽同

若父問祖妣配祭之禮先生檢古今祭禮唐元和一設示

之賀孫

妣者媿也祭所生母只當稱母則略有別砥。祭

無後之祭伊川說在古今家祭禮中開祖。以下

問無後祔食之位曰古人祭於東西廂今人家無東西廂

某家只位於堂之兩邊祭食則一但正位三獻畢然後

使人分獻一酌而已如今學中從祀然義剛

李守約問祭殤幾代而止曰禮經無所見只程氏遺書一

段說此亦是以義起義剛。祭殤

一之問長兄死有義嫂無子不持服歸父母未幾亦死于

父母家嫂已去而無義亦不祀其嫂之主又有次兄在

少未娶而死欲以二兄之主同為一橫如何曰兄在日



不去嫂兄死後嫂雖歸父母家又不嫁未得為絕不祀亦無謂若然是弟自去其嫂也兄弟亦何必同擯乎淳

以下雜論

堯鄉問荆婦有所生母在家間養百歲後只歸祔於外氏之塋如何曰亦可又問神主歸於婦家則婦家凌替欲祀於家之別室如何曰不便比人風俗如此上谷郡君謂伊川曰今日為我祀父母明日不復祀矣是亦祀其外家也然無禮經義剛

叔器問行正禮則俗節之祭如何曰韓魏公處得好謂之節祠殺於正祭某家依而行之但七月十五素饌用浮屠某不用耳向南軒廢俗節之祭某問於端午能不食

粽乎重陽能不飲茱萸酒乎不祭而自享於汝寧乎淳

義剛同。以下俗祭

問行時祭則俗節如何曰某家且兩存之童問莫簡於時祭否曰是要得不行須是自家亦不飲酒始得淳

先生依婺源舊俗歲暮二十六日烹豕一祭家先就中堂二鼓行禮次日召諸生餞李夫問曰夜來之祭飲福受

非否曰亦不講此婺源俗承必方切大塊首蹄肝肺心膈肚尾腎等每件逐位皆均有亦炙

先生以歲前二十六夜祭先云是家間從來如此這又不向及以魚佐之云是日甚忌有器皿之設。淳是新安舊俗某嘗在新安見祭享又不同只都安排了大男小女都不敢近夜亦不舉燭只黑地主祭一人自



去燒香禱祝了祭饌不徹閉戶以待來早方徹其祭不止一日從二十六日連日只祭去大綱如今俗所謂喚福賀孫

問先生除夜有祭否曰無祭先生有五祀之祭否曰不祭因說五祀皆設主而後迎尸其詳見月令注與宗廟一殷遂舉先生語解中王孫賈一段先生曰當初因讀月令注方知王孫賈所問與竈之說

墓祭非吉雖周禮有墓人為尸之或是初間祭后土亦未可知但今風俗皆然亦無大害國家不免亦十月上陵

淳○以  
下墓祭

問墓祭有儀否曰也無儀大槩畧如家祭唐人亦不見有

祭但是拜掃而已林擇之云唐有墓祭通典載得在曰却不會考或問墓祭祭后土否曰就墓外設位而祭

○淳  
以異

問后土氏之祭曰極而言之亦似僭然此即古人中雷之祭而今之所謂土地者却特牲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也教民美報焉故家主中雷而國主社觀此則天不可祭而土神在民亦可祭蓋自上古陶為土室其當宇處上為一竅以通明名之曰中雷及中古有宮室亦以室之中央為中雷存古之舊示不忘本雖曰土神而只以小者言之非如天子所謂祭皇天后土之大者也

義剛  
同



古無忌祭近自諸先生方考及此下賀孫○以

問忌日當哭否曰若是哀來時自當哭又問衣服之制曰

某自有吊服絹衫絹巾忌日則服之廣

忌日須用墨衣墨冠橫渠却視祖先遠近為等差墨布冠

墨布繒衣鉢

先生母夫人忌日着終墨布衫其中亦然友仁問今日服

色何謂曰公豈不聞君子有終身之喪友仁

忌日祭只祭一位燾

過每論士大夫家忌日用浮屠誦經追薦鄙俚可恠既無

此理是使其先不血食也乙卯年見先生家凡值遠諱

早起出主於中堂行三獻之禮一家固自蔬食其祭祀

食物則以待賓客考妣諱日祭罷裹生絹幘巾終日一

日晚到閣下尚裹白巾未除因答問者云聞內弟程允

夫之計過

先生為無後叔祖忌祭未祭之前不見客賀孫

問人在旅中遇有私忌於所舍設掉炷香可否曰這般微

細處古人也不曾說若是無大礙於義理行之亦無害

燾○司元



重録朱子語類卷九十一

宗後學監察御史高安朱壽弼重編

後學禮部郎中婺源汪國楠

禮部主事婺源江起鵬

婺源知縣嘉興譚昌言

婺源知縣當湖金汝諧

婺源教諭新淦朱家林同校

中書舍人休寧朱家用

中書舍人歙邑吳養春

光祿署丞歙邑吳勉學

十三世孫翰林院博士朱德洪同閱

庠生高安朱家紀

十三世孫庠生朱崇沐校梓



雜儀

自三代後車服冠冕之制前漢皆不說只後漢志內畧載

又多不可曉下服以

古者有祭服有朝服祭服所謂鷩冕之類朝服所謂皮弁

玄端之類天子諸侯各有等差自漢以來祭亦用冕服

朝服則所謂進賢冠絳紗袍隋煬帝時始令百官戎服

唐人謂之便服又謂之從省服乃今之公服也祖宗以

來亦有冕服車騎黃錄作旗之類而不常用惟大典禮

則用之然將用之時必先出許多物色於庭所持之人

又須有賞賜黃錄云所付之人於是將用之前有司必

先入文字取指揮例降旨權免變剛同

今朝廷服色三等乃古間服此起於隋煬帝時然當時尔

只是做戎服當時以巡幸煩數欲就簡便故三品以上

服紫五品服緋六品以下服綠他當時又自有朝服今

亦自有朝服大祭祀時用之然不常以朝到臨祭時取

用却一齊都破損了要整理又瀆大費一巡只得恁地

包在那裏賀孫

今之朝服乃戎服蓋自隋煬帝數遊幸令百官以戎服從

二品紫五品朱六品青皂靴乃上馬鞋也後世循襲遂

為朝服然自唐人朝服猶着禮服幘頭圓頂軟脚今之

吏人所冠者是也桶頂帽子乃隱士之冠宣和末京師

士人行道間猶着衫帽至渡江戎馬中乃變為白涼衫

紹興二十年間士人猶是白涼衫至後來軍興又變為



紫衫皆戎服也義剛

唐人法服猶施之朝廷今日惟祭祀不得已乃用不復施之朝廷矣且如今之冕嗟峨而不安於首古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今必不然子方

祖宗時有大朝會如元正冬至有之天子被服法群臣皆有其服籍溪在某州為解頭亦嘗預元正朝班又舊制在京升朝官以上每日赴班如上不御殿宰相押班所以韓魏公不押班為臺諫所論籍溪云士服着白羅衫青祿有裙有佩紹興間韓勉之知某州於信州會樣來製士服正如此某後來看祖宗實錄乃是教太晟樂時士人所服方知出處今朝廷所頒緋衫乃有司之服也傑

廣錄

政和間嘗令天下州學生習大晟樂者皆着衣裳如古之制及漆紗帽但無頂爾及諸州得解舉者貢至京師若此赴元日朝或曰蒼梧雜志載蕭子近年方有舊時無之只汗衫襖子上便着公服女人無背只是大衣命婦只有橫帔直帔之異爾背子乃婢妾之服以其在背後故謂之背子先生曰見說國初之時至尊常時禁中常只裹帽着背子不知是如何又見前輩說前輩子弟平時家居皆裹帽着背不裹帽便為非禮出門皆須且冠帶今皆失了從來人主常朝君臣皆公服孝宗簡便平時着背常朝引見臣下只是涼衫今遂以為常如講



筵早朝是公服晚朝亦是涼衫  
問今冠帶起於何時曰看角抵圖所畫觀戲者盡是冠帶  
立底屋上坐底皆戴帽繫帶樹上坐底也如此那時猶  
只是軟帽搭在頭上帶只是一條小皮穿幾箇孔用那  
跨子縛住至賤之人皆用之今來帽子做得恁高硬帶  
做得恁地重太既不便於從事又是費錢皂衫更費  
重某從向時見此三物疑其必廢如今果是人罕用也  
是貧士如何要辦得自家竭力辦得著去那家那家自  
無了教他出來相接也不得所以其弊必廢大凡事不  
商量後都是如此問古人制深衣正以為士之貴服且  
謂完且弗費極是好上至天子亦服之不知士可以常

服否曰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如此貴重恐不可常服  
曰朝玄端夕深衣已是從簡便了且如深衣有大帶了  
又有組以束之今人已不用組了凡是物事總是有兩  
件定是廢了一件又云薄太后以帽絮提文帝則帽已  
自此時有了從來也多喚做巾子幘頭或云唐莊宗取  
伶官者用之但  
未有脚或云太祖廟方用想此  
時方制得如此長脚。賀孫  
符舜功曰去年初得官欲冠帶參先生中以顯道言而止  
今思之亦是失禮先生曰畢竟是君命良久笑曰顯道  
是出世間法某初聞劉諫議初仕時冠帶乘涼轎還人  
事往往前輩皆如此今人都不理會其間有如此者遂  
晒之要之冠帶為禮某在同安作簿時朝廷亦有文字



今百官皆戴帽某時坐轎有礙後於轎頂上添了一圈  
竹義剛

上領服非古服看古賢如孔門弟子衣服如今道服却有  
比意古畫亦未有上領者惟是唐時人便服此蓋自唐  
初已雜五胡之服矣賀孫

因言服制之變前輩無著背子者雖婦人亦無之士大夫  
常居常服紗帽皂衫革帶無此則不敢出背子起殊未  
久或問婦人不著背子則何服曰大衣問大衣非命婦  
亦可服否曰可問因舉胡德輝雜志云背子本婢妾之  
服以其行直主母之背故名背子後來習俗相承遂為  
男女辨貴賤之服曰然然嘗見前輩雜說中載上御便

服者紗帽背子則國初已有背子矣皆不可曉又曰後  
世禮服固未能猝復先王之舊且得華夷稍有辨別猶  
得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如上領衫靴鞋之類先王冠  
服掃地盡矣中國衣冠之亂自晉五胡後來遂相承龍  
唐接隋隋接周周接无魏大抵皆胡服問今公服起於  
何時曰隋煬帝游幸令群臣皆以戎服從五品以上服  
紫七品以上服緋九品以下服綠只從此起遂為不易  
之制又問公服何故如許闕曰亦是積漸而然初不知  
所起嘗見唐人畫十八學士裹幘頭公服極窄畫裴晉  
公諸人則稍濶及畫晚唐王鐸輩則又濶相承至今又  
益濶也嘗見前輩說紹興初某人欲製公服呼針匠計



料匠云少三尺許某人遂寄往都下製造及得之以示  
針匠匠曰此不中格式某不敢為也某人問其故曰但  
看袖必短據格式袖合與下襠齊至地不然則不可以  
入閣門彼時猶守得這意思今亦不復存矣唐人有官  
者公服幘頭不離身以此為常服又別有朝服如進賢  
冠中單服之類其下又有省服服為常服今之公服即  
唐之省服服也又問幘頭所起曰亦不知所起但諸家  
小說中時班駁見一二如王彥輔塵史猶畧言之其少  
時尚見唐時小說極多今皆不復存矣唐人幘頭初止  
以紗為之後以其軟遂斫木作一山子在前襯起名曰  
軍容頭其說以為起於魚朝恩一時人爭倣士大夫欲

為幘頭則曰為我所一軍容頭來及朝恩被誅人以為  
語識其先幘頭四角有脚兩脚繫向前兩脚繫向後後  
來遂橫兩脚以鐵線張之然惟人主得裹此世所畫唐  
明皇已裹兩脚者但比今甚短後來藩鎮遂亦借用想  
得士大夫因此亦皆用之但不知幾時展得如此長嘗  
見禪家語錄載唐莊宗問一僧云朕收中原得一寶未  
有人酬價僧曰畧借陛下寶看莊宗以手展幘頭兩脚  
示之如此則五代時猶是惟人君得裹兩脚者然皆莫  
可考也桐木山子相承用至本朝遂易以藤織者而以  
紗帽之近時方易以漆紗嘗見南劍沙溪一士夫家尚  
收得上世所藏幘頭猶是藤織垢子唐製又有兩脚上



下者亦莫可曉憫

而今衣服未得復古且要辨得華夷今上領衫與靴皆胡服本朝因唐唐因隋因周周因无魏隋煬帝有游幸遂令臣下服戎服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緋六品以下服綠皆戎服也至唐有三等服有朝服又有公服治事時着便是法服有衣裳佩玉等又有常時服便是今時公服則無時不服唐初年服袖甚窄全是胡服中年漸寬末年又寬但看人家畫古賢可見唐初頭上裹四脚軟巾至魚朝恩以桐木為冠如山形安於髻上方裹巾後人漸學他至本朝漸變為幘頭方用漆紗做本來唐時四脚軟巾只人主後面二帶用物事穿得補臣下

不敢用後藩鎮之徒僭竊用今則朝廷一例如此與

上條  
聞同

爵弁赤少黑多如今深紫色鞞以皮為之如今水擔相似蓋古人未有衣服時且取鳥獸之皮來遮前面後面後世聖人制服不去此者示不忘古也今則又以帛為之耳鞞中間有頸兩頭有肩肩以革帶穿之革帶今有膝子古人却是環子釘於革帶其勢垂下如今人釘鉸串子樣鑄錐之類結放上面今之膝子便是做他形像古人帶甚輕却帶得許多物今人帶枉做得恁地重如幘頭靴之類亦然幘頭本是偃脚垂下要束得緊今却做長帶問橫渠說唐莊宗因取伶官幘頭帶之後遂成例



曰不是恁地莊宗在位亦未能便變化風俗兼是伶人所帶士大夫亦未必肯帶之見畫本唐明皇已帶長脚僕頭或云藩鎮僭禮為之後遂皆為此樣或云乃是唐宦官要得常似新僕頭故以鐵線插帶中又恐壞其中以桐木為一僕頭骨子常令僕頭高起如新謂之軍容頭後來士大夫學之令匠人為我斫箇軍容頭來蓋以木為之故謂之斫及唐末宦者之禍人皆以此語為識王彥輔塵史說如此說得有來歷恐是如此後人覺得不安到本朝太宗時又以藤做骨子以紗糊於上後又覺見不安到仁宗時方以漆紗為之嘗見南劍沙縣人家尚有藤骨子可見此事未久蓋此非一朝一夕之故

其變必有漸孫夔

摯是初見君時用以獻君二生一死皆是抱羔鴈雉真物以獻如今笏却是古人記事手板王述板插之帶間今人笏却是用行禮記事但其私記也今之公服皆古之戎服古公服是法服朱衣皂祿冠則三公用貂蟬御史用獬在衣之上則係帶帶劍之類六七件隋煬帝南遊命群臣以戎服從大臣紫中緋小綠今之成群成隊試進士詩賦亦煬帝法也金銀魚乃古人以合符臣之得魚符者用袋之腰間今無合符事却尚用魚又不用袋魚魚袋事出唐書輿服志高武中睿時楊今衣服無章上下混淆某嘗謂縱未能大定經制且隨時畧加整頓猶愈於不為如小衫令各從公衫之色服紫



者小衫亦紫服緋綠者小衫亦緋綠服白則小衫亦白  
胥吏則皆烏衣餘皆倣此庶有辨別也閑祖

古人戴冠郭林宗時戴巾溫公幅巾是其類也古人衣冠  
大率如今之道士道士以冠為禮不戴巾婦人環髻今  
之特髻是其意也不戴冠揚

今官負執笏最無道理笏者只是君前記事恐事多瀆以  
紙粘笏上記其頭緒或在君前不可以手指人物須用  
笏指之此笏常插在腰間不執在手中夫子攝齊升堂  
何曾手中有笏攝齊者畏謹恐上階時踏著裳有顛仆  
之患執圭者圭自是暫見之物只是捧至君前不是如  
執笏所以執圭時便足縮縮如有循緣手中有圭不得

攝齊亦防顛仆明作

古人言人跪坐雖有拱壁而先乘馬不如坐進此道謂跪  
而獻之也如文帝不覺膝之前蓋亦是跪坐跪坐故兩  
手下為拜拜字從古者初冠母子相拜婦初見舅姑舅  
姑答拜不特君臣相答拜也以下子拜

古人坐於地求必是盤足必是跪以其慣了故脚不痛所  
以拜時易也古人之拜正如今道士拜二膝齊下唐人  
先下一膝謂之雅拜似有罪是不恭也今人不然明作  
安卿問古者天子拜其臣想亦是席地而坐只畧為之俛  
首便是拜否曰太甲拜手稽首成王拜手稽首疏言稽  
首之意是首至地之久也蓋其尊師傳如此後來晉元



帝亦拜王導至其家亦拜其妻如法帖中元帝與王導  
帖皆稱頓首不知如何義剛

問虞禮子為尸父拜之曰古人大抵如此如子冠母先拜  
之子却答拜而今這處都行不得看來古人上下之際  
雖是嚴而情意甚相通如禹拜昌言王拜手稽首之類  
到漢以來皇帝見丞相在坐為起在輿為下贊者曰皇  
帝為丞相起尚有這意思到六朝以來君臣逐日相與  
說話如宋文帝明日欲殺某人晚間更與他說話不能  
得他去其間有入朝去從人即分散去到晚他方出到  
唐尚有坐說話底意思而今宰相終年立地不曾得一  
言或終日不曾得見面壽皇求治之初中間學

士固是直宿又分講官亦直宿又令從官亦得入賜坐  
從容講論而今未論朝廷如古人州郡之間亦自如此  
如羅池碑云柳子厚與牙將歐陽翼共飲法帖中有顏  
真卿與蔡明遠帖都書名牙將即是客將蔡明遠亦是  
衙前他却與之情意如此而今州郡與小官也不如此  
了夔

問看禮中說婦人吉拜雖君賜肅拜此則古人女子拜亦  
伏地也曰古有女子伏拜者乃太祖問范質之姪杲古  
者女子拜如何他遂舉古樂府云長跪問故夫以為古  
婦女皆伏拜自則天欲為自尊之計始不用伏拜今看  
來此說不然樂府只說長跪問故夫不曾說伏拜古人



坐也是跪一處云直身長跪若拜時亦只低手祇揖便  
是肅拜故禮肅拜注云肅俯手也蓋婦人首飾盛多如  
副笄六珈之類自難以俯伏地上古人所以有父母拜  
其子舅姑答婦拜者蓋古坐時只跪坐在地拜時亦容  
易又不曾相對拜各有向當答拜亦然大祝九拜稽首  
拜頭至地頓首拜頭叩地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  
振動戰栗變動之拜吉拜拜而後稽顙凶拜稽顙而後  
拜也奇拜一拜褒拜再拜褒讀為報肅拜但俯下手今  
時禮傳云介者不拜敢肅使者是也孫  
問古者婦人以肅拜為正何謂肅拜曰兩膝齊跪手至地  
而頭不下為肅拜拜手亦然為喪主則頭亦至地不肅

拜南北朝有樂府詩說婦人云伸腰再拜跪問客今安  
否伸腰亦是頭不下也周宣帝令命婦朝見皆跪伏朝  
見如男子之儀但未知婦人膝不跪地而變為今之拜  
者起於何時此等小小禮文皆無所稽考程泰之以為  
始於武后亦非也古者男子拜亦兩膝齊屈如今之道  
士拜杜子春注周禮奇拜以為先屈一膝如今之雅拜  
漢人雅拜即今之拜是也淳

婦人有肅拜拜手稽顙肅拜者兩膝跪地歛手放低拜手  
地也為夫與長子  
喪亦如之

拜親時須合坐受叔伯母亦合坐受兄只立受嫂叔同一  
家不可不拜亦須對拜夫婦對拜揚



團拜瀕打圈拜若分行相對則有拜不着處廣  
今人契拜父母兄弟極害義理揚

古人跪坐立乘以下子。

問盤坐於理有害否曰古人席地亦只是盤坐又有跪坐  
者寓錄云古人亦只跪坐未有盤坐君前臣跪父前子跪兩膝頭屈前

著地觀畫圖可見古人密處未見得其踈即是如此寓錄

云古人樽節處自如此密管寧坐一木塌積五十年未嘗箕股其榻

上當膝處皆穿今人有椅子若對賓客時合當垂足坐  
若獨居時垂足坐難久盤坐亦何害寓錄少異

族長至已之家必以族長坐主位無親踈皆然北人以姑  
夫之類外姓之人亦坐主位無此義揚

燕居父子同坐亦得惟對客不得揚

古人屋黃作無廊廡三公露立於槐下九卿露立於棘下

當其朝會有雨則止曾子問諸侯見天子入門而雨霑

服失容則廢淳○義剛錄畧

因論朝禮云如周禮所說古之朝禮君臣皆立至漢時所

謂皇帝見丞相起尚有此禮不知後來如何廢了然所

謂朝不坐文也有坐底熹

三代之君見大臣多立乘車亦立漢初猶立見大臣如贊

者云天子為丞相起後世君太尊臣太卑明德

古者天子見群臣有禮先特揖三公次揖九卿又次揖左

右然後泛揖百官所謂天揖同姓之類有許多等級義剛



因問欲使士人為宰相吏升降揖遜不佳否曰古人皆有

此禮本朝廢之又問古人何故受拜曰不然孔子須拜

衛靈公魯哀公舊制宰相在堂上御史中丞為班首與

對拜於階下又聖節目百官盡揖宰相於何處揚

古時隔品則拜謂如八品見六品六品見四品則拜宰相

禮絕百僚則皆拜之若存得此等舊禮亦好却有等殺

今者公令從事即以下庭參不拜則以上者不庭參可

知豈有京朝官復降階之禮今朝士見宰相只是客禮

見監司郡守如何却降階問若客司揖請降階則如何

曰平立不降可也同官雖皆降階吾獨不降可也是時

蕭田問此先生又云古者庭參官令錄以下姓

子晦將赴蒲陽請於先生今屬邑見郡守不問官處何

埠如何曰若欲自行其志勿從俗可也因云今多相

如此以此去事人固是無見識且是為官長者安受而

不疑更是怪坐客云趙丞相帥某處經過某處屬邑

宰及同僚皆於船頭迎望拜接後却指揮不要此般禮

數這般所在酒光戒飭客將或云今人見宰相欲有所

言未及出口已為客將按住云相公尊重至有要取覆

而客將抗聲云不得取覆者先生曰若是有此等無柰

何須叱之可也孫賀

開元禮有刺史弔吏民之禮畧如古者國君弔臣禮本朝

刪去此條方子



問左右必竟孰為尊曰漢初右丞相居左丞相之上史中有言曰朝廷無出其右者則是右為尊也到後來丞相却以左為尊而老子有曰上將軍處右而偏將軍處左喪事尚右兵凶器也故以喪禮處之如此則吉事尚左矣漢初豈習於戰國與暴秦之所為乎廣雜論古父子異宮宮如今人四合屋雖各一處然四面共墻圍場

古謂之宮只是墻蓋古人無今廊屋燾因論戰事人戰爭出入部從用之今只置之於門唐時私家得用戟如官樂品得幾戟壽

今之表啓是下諛其上今之制誥是君諛其臣道夫

今之書簡使上覆以為重於啓也然用啓字則有義禮用覆字却無義理啓乃開啓之啓覆為審覆之覆如三覆奏謂已有指揮更為再三審覆之也廣

問今人書簡未嘗拜而言拜未嘗瞻仰而言瞻仰如何曰瞻仰字去之無害但拜字承用之久若遽除去恐不免譏罵前輩只云某啓啓是開白之義法帖中有頓首韓文中有再拜其來已久問啓又訓跪如秦王問范雎有跪而請之曰古人席地而坐有問於人則畧起身時其膝至地或謂之跪若婦人之拜在古亦跪古樂府云伸腰拜手跪則婦人當跪而拜但首不至地耳不知婦人之不跪起於何代或謂唐武后時方如此亦未可知周



天元令命婦為男子之拜以稱賀及天元薨遂改其制  
想史官書之以表其異則古者婦人之拜其首不至地  
可知也然則婦人之拜當以深拜頗合於古人傑  
有士大夫來謁各以坐次推遜不已先生曰吾人年至五  
十後莫論官休備  
大抵前輩禮數極周詳鄭重不若今人之苟簡以今人津  
之先王之禮則今人為山鹿野麋矣然某尚及見前輩  
禮數之周今又益薄矣個

禮九十一終

朱子語類卷第九十二

樂古今

問古尺何所考曰羊頭山黍今不可得只依溫公樣他考  
必仔細然尺亦多樣隋書載十六等尺說甚詳王莽貨  
泉錢古尺徑一吋因出二尺曰短者周尺長者景表尺  
十二律皆在尺起黃鍾之宮不得所以起不得者尺不定  
也研  
律管只吹得中聲為定季通嘗截小若謂用周尺或羊頭  
竹吹之可驗  
山黍雖應準則不得中聲終不是大抵聲太高則焦殺  
低則益緩牛鳴益中謂此又云此不可容易杜撰劉歆為王莽



造樂樂成而莽死後荀勗造於晉武帝時即有五胡之  
亂和峴造於周世宗時世宗亦死惟本朝太祖神聖特  
異初不曾理會樂但聽樂聲嫌其太高令降一分其聲  
遂和唐太宗所定樂及本朝樂皆平和所以立祚久長  
笑云如此議論丈却似在樂不在德也明德  
因論樂律云尺以三分為增減蓋上生下生三分損一益  
一故須一寸作九分一分分九釐一釐分九絲方如破  
竹都通得去人傑錄云律管只以九寸為準則上其制  
作通典亦略備史記書漢律歷志所載亦詳范蜀公與  
溫公都枉了相爭只通典亦未嘗看蜀公之言既疎溫  
公又在下借

無聲做管不成明德

司馬遷說律只是推一箇通了十二箇皆通

十二律自黃鍾而生黃鍾是最濁之聲其餘漸漸清若得

黃鍾是便入得樂都是這裏總差了此子其他都差

只是寸難定所以易差道夫

樂聲黃鍾九寸最濁應鍾最清清聲則四寸半八十一五

十四七十二六十四至六十四則不齊而不容分矣傑人

音律如尖塔樣闊者濁聲尖者清聲宮以下則太濁羽以

上則太輕皆不可為樂惟五聲者中聲也傑

樂律自黃鍾至中呂皆屬陽自蕤賓至應鍾皆屬陰此是

一箇大陰陽黃鍾為陽大呂為陰太簇為陽夾鍾為陰



每一陽間一陰又是一箇小陰陽祖

自黃鍾至中呂皆下生自蕤賓至應鍾皆上生以上生下

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祖

禮記注疏說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處分明傑

旋宮且如大呂為宮則大呂用黃鍾八十一之數而三分

損一下生夷則夷則又用林鍾五十四之數而三分益

一上生夾鍾其餘皆然祖

問先生所論樂今考之若以黃鍾為宮便是大簇為商姑

洗為角蕤賓為變徵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

若以大呂為宮便是夾鍾為商中呂為角林鍾為變徵

夷則為徵無射為羽黃鍾為變宮其餘則旋相為宮周

而復始若言相生之法則以律生呂便是下生以呂生

律則為上生自黃鍾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太簇太生南

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

本當下生今却復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

鍾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中呂相生之道至是窮矣

遂復變而上生黃鍾之宮再生之黃鍾不及九然黃鍾

君象也非諸宮之所能役故虛其正而不復用所用只

再生之變者就再生之變又缺其半所謂缺其半者蓋

為變宮時黃鍾管最長而餘宮亦皆倣此曰然又曰宮

商角徵羽與變徵皆是數之相生自然如此非人力所

加損此其所以為妙問既有宮商角徵羽又有變宮變



徵何也曰二者是樂之和聲相連接處道旋相為宮若到鍾為宮則下四聲都當低去所以有半聲亦謂之子聲近時所謂清聲是也大率樂家最忌臣民陵君故商聲不得過宮聲然近時却有四清聲方響十六箇十二箇是律呂四片是四清聲古來十二律却都有半聲所謂半聲者如蕤賓之管當用六寸却只用三寸雖用三寸聲却只是大呂但愈重濁耳又問聲氣之元曰律歷家最重這元聲元聲一定向下都定元聲差植。饒本云因論樂云黃鍾之律最長應鍾為宮宮為君商為臣樂中最忌臣陵君故有四清聲如令方響有十六箇十二箇是正律四箇是四清聲清聲是減一律之半如應鍾為宮其聲最長而清或蕤賓為之商則是高聲高似宮聲為臣陵君不可用遂乃用蕤

宮律咸半為清聲以應之雖然減半只是此律故不能相應也此是通典載此一項又云律聲不可太高不可大低律中上聲便是却衛所以大祖英明不可不當王朴造樂聞其聲太急便令減下一律其聲遂于君大槩屬屬意于雅樂所以不索挽季極力要理會雅樂終未理會得

律迤相為宮到末後宮聲極清則臣民之聲反重故作折半之聲然止於四者以為臣民不可大於君也事物大於君不妨五聲分為十二律添三分減三分至十二而止後世又增其四取四清聲璘宮與羽角與徵相去獨遠故於其間製變宮變徵二聲廣問周禮大司樂說宮角徵羽與七聲不合如何曰此是降神之樂如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鍾為羽自



是四樂各舉其一者而言之以大呂為角則南呂為宮  
大簇為徵則林鍾為宮應鍾為羽則大簇為宮以七聲  
推之合如此注家之說非也人傑

律呂有十二用時只使七箇自黃鍾下生至七若更插一  
聲便拗了淳

七聲之說國語言之人傑

律十有二作樂只用七聲惟宮聲筵席不可用用則賓主  
失歡力行云今人撰卦得乾卦者多不為吉故左傳言  
隨元亨利貞有是四德乃可以出曰然功

問國語云律者立均出度韋昭注云均謂均鍾木長七尺  
係之以弦不知其制如何曰韋昭是箇不分曉底人同

語本自不分曉更着他不知曉事愈見鶻突均只是七均  
如以黃鍾為宮便用林鍾為徵大簇為商南呂為羽姑  
洗為角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這七律自成一均其  
聲自相諧應古人要合聲先須吹律使衆聲皆合律方  
可用後來人想不解去逐律听得京房始有律準乃是  
先做下一箇母子調得正了後來只依此為準國語謂  
之均梁武帝謂之通其制十三弦一弦是全律底黃鍾  
只是散聲又自黃鍾起至應鍾有十二弦要取其聲用  
柱子來逐弦分寸上柱取定聲立均之意本只是如此  
古來解書最有一箇常昭無理會且如下文六者中之  
色六字本只是黃字闕却上面一截他便就這六字上



解謂六聲天地之中者天地之中自是數干色甚事  
文蔚

水火木金土是五行之序至五聲宮却屬土至羽屬水宮  
聲最濁羽聲最清一聲應七律共八十四調除二律是  
亦宮止六十調人傑

樂聲是七金木水火洪範是水火木金土人傑

樂之六十聲便如六十甲子以五聲合十二律而成六十  
聲以十干合十二支而成六十甲子若不相屬而實相  
為用遺書云三命是律五星是歷即此說也只曉不得  
甲子乙丑皆屬木而納音却屬金前輩多論此皆無定  
說倘

而竹羽人

絲尚宮竹尚羽竹聲大故以羽聲濟之絲聲細故以宮聲  
濟之廣

周禮以十二律為之度數如黃鍾九寸林鍾六寸之類以  
十二聲為之劑量斟酌磨削剛柔清濁音聲有輕重高  
低故復以十二聲劑量蓋磬材有厚薄今合即奏如磬  
氏已上則磨其旁已下則磨其端之類

先生偶言及律呂謂管有長短則聲有清濁黃鍾最長則  
聲最濁應鍾最短則聲最清時舉云黃鍾本為宮然周  
禮祭天神人鬼地示之時則其樂或以黃鍾為宮或以  
林鍾為宮未知如何曰此不可曉先儒謂商是殺聲鬼



神所畏故不用而只用四聲迭相為宮未知其五聲不  
備又何以為樂大低古樂多淡十二律之外又有黃鍾  
大呂太簇夾鍾四清聲雜于正聲之間樂都可聽今古  
樂不可見矣長沙南嶽廟每祭必用樂其即奏甚善祭  
者久立不勝其勞據圖經云是古樂然其樂器又亦用  
伏鼓之類如此則亦非古矣時舉因云金聲玉振是樂  
之始終不知只是首尾用之還中間亦用耶曰樂有特  
鐘特磬有編鐘編磬編鐘編磬是中間奏者特鐘特磬  
是首尾用者時舉云所謂玉振者只是石耶還真用玉  
曰只是石耳但大樂亦有玉磬所謂天球者是也

問周禮祭不用商音或以為是武王用厭勝之術竊疑聖

人恐無此意曰這箇也難曉須是問樂家如何不用商  
嘗見樂家言是有殺伐之意故祭不用然也恐是無商  
調不是无商音他那奏起來五音依舊皆在又問向見  
一樂書溫公言本朝無徵音竊謂五音如<sub>四</sub>代謝不可  
缺一若無徵音則本朝之樂大段不成說話曰不持本  
朝從來無那徵不持徵無角亦無之然只是太常樂無  
那宴樂依舊有這箇也只是無徵調角調不是無徵音  
角音如今人曲子所謂黃鍾宮大呂羽這便是調謂如  
頭一聲是宮聲尾後一聲亦是宮聲這便是宮調若是  
其中按拍處那五音依舊都用不只是全用宮如說無  
徵便只是頭聲與尾聲不是徵這却不知是如何其中



有箇甚麼欠缺處所以做那徵不成徵宗嘗令人硬去  
做然後來做得成却只是頭一聲是徵尾後一聲依舊  
不是依舊走了不知是如何平日也不曾去理會這須  
是樂家辨得聲音底方理會得但是這箇別是一項未  
消得理會義剛

古者太子生則太師吹管以度其聲看合甚律及長其聲  
音高下皆要中律

南北之亂中華雅樂中絕隋文帝時鄭譯得之於蘇祿婆  
蘇祿婆乃自西域傳來故知律呂乃天地自然之聲氣  
非人之所能為譯請用旋宮何安耻其不能遂止用黃  
鐘一均詳見因言佛與吾道不合者蓋道乃無形之物

所以有差至如樂律則有數器所以合也閑祖

六朝彈箏鼓瑟皆歌節

唐太宗不曉音律謂不在樂者只是胡說易

唐祖孝孫說八十四調李通云只有六十調不以變宮變  
徵為調恐其說有理此左傳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  
彈矣之意也人傑

自唐以前樂律尚有制度可考唐以後都無可考如杜佑  
通典所美分数極精但通典用十分為寸作美法頗難  
美蔡季通只以九分美本朝范馬諸公非惟不識古制  
自是於唐制亦不曾詳看通典又不是隱僻底書不知  
當時諸公何故皆不看只如沈存中博覽筆談所考器



數甚精亦不曾看此使其見此則所論過於范馬遠甚  
呂伯恭不喜筆談以為皆是亂說與其言未可恁地說  
恐老兄欺他未得在只是他做人不甚好耳因令將五  
音十二律寫作圖子云且須曉得這箇其他却又商量  
道夫

問樂曰古聲只是和後來多以悲恨為佳温公與范蜀公  
胡安定與阮逸李照爭辨其實都自理會不得却不曾  
去看通典通典說得極分明蓋此事在唐猶有傳者至  
唐末遂失其傳王朴當五代之末杜撰得箇樂如此當  
時有幾鍾名為啞鍾不曾擊得蓋是八十四調朴調其  
聲令一一擊之其實那箇啞底却是古人制此不擊以

避宮聲若一例皆擊便有陵節之患漢禮樂志劉歆說  
樂處亦好唐人俗舞謂之打令其狀有四曰招曰搖曰  
送其一記不得蓋招則邀之之意搖則搖手呼喚之意  
送者送酒之意舊嘗見深村父老為余言其祖父嘗為  
之收得譜子曰兵火失去舞時皆裹幙頭列坐飲酒少  
刻起舞有四句號云送搖招搖三方一圓分成四片得  
在搖前人多不知皆以為啞謎漢卿云張滋約齊亦是  
張家好子弟曰見君舉說其人大曉音律因言今日到  
唐元善處見其教樂又以管吹習古詩二南七月之屬  
其歌調却只用太常譜然亦只做得今樂若古樂必不  
恁地美人聽他在行在錄得譜子大凡壓入音律只以



首尾二字章首一字是其調章尾即以其調終之如關  
雎關字合作無射調結尾亦著作無射聲應之葛覃葛  
字合作黃鍾調結尾亦著作黃鍾聲應之如七月流火  
三章皆七字起七字則是清聲調未亦以清聲調結之  
如五月斯螽動股二之日鑿冰冲冲五字二字皆是濁  
聲黃鍾調未以濁聲結之元善理會事都不要理會箇  
是只信口胡亂說事事喚做曾經理會來如宮商角徵  
羽固是就喉舌唇齒上分地便道只此便了元不知道  
喉舌唇齒上亦角自有宮商角徵羽何者蓋自有箇疾  
徐高下賀孫

溫公與范忠文胡安定與阮逸李照等議樂空自爭辯者

得來都未是元不曾去看通典據通典中所說皆是又  
且分曉廣云如此則杜佑想是理會得樂曰這也不知  
他會否但古樂在唐猶有存者故他因取而載於書至  
唐末黃巢亂後遂失其傳至周世宗時王朴據他所見  
杜撰得箇樂出來通鑑中說王朴說當時鍾有幾箇不  
曾擊謂之啞鍾朴乃調其聲使皆可擊看得來所以存  
而不擊者恐是避其陵慢之聲故不擊之耳非不知擊  
之也廣

范蜀公謂今漢書言律處折了八字蜀中房庶有古本漢  
書有八字所以與溫公爭者只爭以范以古本為正蜀  
公以上黨粟一千二百粒實今九寸為準潤九溫公以



一千二百粒排今一尺為準溪書云不甚順又粟有大  
小遂取中者為之然下粟時頓緊則粟又下了又不知  
如何為正排又似非是今世無人曉音律只憑器論造  
器又紛紛如此古人曉音律風角鳥占皆能之大史公  
以律論兵意出於此仁宗時李照造樂蜀公謂差過了  
一音每思之為之痛心劉義叟謂聖上必得心疾後果  
然揚

仁宗以胡安定阮逸樂書令天下名山藏之意思甚好道  
問温公論本朝樂無徵音如何曰其中不能無徵音只是  
無徵調如首以徵音起而末復以徵音合殺者是徵調  
也徵調失其傳久矣徽宗令人作之作不成只能以徵

音起而不能以徵音終如今俗樂亦只有宮商羽三  
而已淳

蔡京用事主張喻世清作樂盡破前代之言樂者因作中  
聲正聲如工聲九寸中聲只八寸七分一按史記七字  
多錯乃是十分一其樂只是杜撰至今用之人傑

徽宗時一黥卒魏漢律造雅樂一部皆杜撰也今太學上  
丁用者是此樂揚

季通律書分明是好却不是臆說自有按據道夫  
問季通律書難曉曰甚分明但未細考耳問空圍九分便  
是徑三分曰古者只說空圍九分不說徑三分蓋不啻  
三分猶有竒也問筭到十七萬有餘之數當何用曰以



定管之長短而出是聲如太簇四寸惟用半聲方和大  
按考究其法是如此又未知可用與否耳節五聲須是  
知音律之人與審驗過方見得德明

通理會樂律大段有心力看得許多書也是見成文字  
如史記律歷書自無人看到這裏他近日又成一律要  
盡合古法近時所作逐節吹得却和怕如今未必如

此這箇若促些子聲便焦殺若長些子便慢蕩賀孫

陳淳言琴只可彈黃鍾一均而不可旋相為宮此說猶可  
至謂琴之泛聲為六律又謂六律為六同則妄矣今人  
彈琴都不知孰為正聲若正得一弦則其餘皆可正今  
調弦者云如此為宮聲如此為商聲可知其正與不正

此須審音人方曉得古人所以吹管聲傳在琴上如吹  
管起黃鍾之指則以琴之黃鍾聲合之聲合無差然後  
以吹備合諸聲五聲既正然後不用管只以琴之五聲  
為準而他樂皆取正焉季通書來說近已曉得但絃定  
七絃不用調絃皆可以彈十一宮琴之體是黃鍾一均故可以彈十一宮  
如此則大呂太簇夾鍾以下聲皆用按徽都無散聲  
蓋絃不按即是黃鍾聲矣亦安得許多指按耶兼如其  
說則大呂以下亦不可對徽須挨近第九徽裏按之此  
後愈挨下去方合大呂諸聲蓋按着正徽復是黃鍾聲  
矣渠云頃問之太常樂工工亦云然恐無此理古人彈  
琴隨月調弦如十一月調黃鍾十二月調大呂正月調



六簇二月調夾鍾但此後聲愈緊至十月調應鍾則弦  
急甚恐絕矣不知古人如何李通不能琴他只是思量  
得不知彈出便不可行這便是無下學工夫吾人皆坐  
此病古人朝夕習於此故以之上達不難蓋下學中上  
達之理皆具矣如今說古人兵法戰陣坐作進退斬射  
擊刺鼓行金止如何曉得他底莫說古人底曉不得只  
今之陣法也曉不得更說甚麼如古之兵法進則齊進  
退則齊退不令進而進猶不令退而退也如此則無人  
敢妄動然又却有一人躍馬蹈陣殺數十百人出入數  
四矢石不能傷者何也良久又曰據今之法只是兩軍  
相射相刺立得脚住不退底便羸立不住退底

便翰耳 備

今朝廷樂章長短句者如六州歌頭皆是俗樂鼓吹之曲  
四言詩乃大樂中曲本朝樂章會要國史中只有數人  
做得好如王荆公做得全似毛詩甚好其他有全做不  
成文章橫渠只學古樂府做辭扣強不似亦多錯字  
今之樂皆胡樂也雖古之鄭衛亦不可見矣今闕離鹿鳴  
等詩亦有人播之歌曲然聽之與俗樂无異不知古樂  
如何古之宮調與今之宮調無異但恐古者用濁聲處  
多今樂用清聲處多李通謂今俗樂黃鍾及夾鍾清如  
此則多四律不見得如何般涉調者胡樂之名也般如  
般若之般子在齊聞韶據季札觀樂魯亦有之何必在



齊而聞之也又夫子見小兒徐行恭謹曰韶樂作矣傑  
唐卿家令樂家以俗樂譜吹風雅篇章初聞吹二南詩尚  
可聽後吹文王詩則其聲都不成模樣因言古者風雅  
頌名既不同其聲想亦各別廣

趙子敬送至小雅樂歌以黃鍾清為宮此便非古清者半  
聲也唐末喪亂樂人散亡禮壞樂崩朴自以私意撰四  
清聲古者十二律外有十二子聲又有變聲六謂如黃  
鍾之正聲而用其子聲故漢書云黃鍾不與他律為役  
者此也若用清聲為宮則本聲輕清而高餘聲重濁而  
下禮書中刪去乃是樂律通典中蓋說得甚明本朝如  
胡安定 范蜀公 司馬公 李照 華元 不曾看從自如此

爭辨也漢書所載甚詳然不得其要太史公所載甚畧然都是要緊處新修禮書中樂律補篇以一尺為九寸一寸為九分一分為九厘一厘為九毫一毫為九絲○方寸為九分一分為九厘一厘為九毫一毫為九絲○

樂律中所載十二詩譜乃趙子敬所傳云是唐開元間鄉  
飲酒所歌也但却以黃鍾清為宮此便不可蓋黃鍾管  
九寸竅長若以黃鍾為宮則餘律皆順若以其他律為  
宮便有相陵處今且只以黃鍾言之自第九宮後四宮  
則或為角或為羽或為商或為徵若以為角則是民陵  
其君矣若以為商則是臣陵其君矣徵為事羽為物皆  
可類推樂記曰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  
滅亡无日矣故製黃鍾四清聲用之清聲短其律之半  
是黃鍾清長四寸半也若後四宮用黃鍾為角徵商羽



則以四清聲代之不可用黃鍾本律以避陵慢故漢志有云黃鍾不復為他律所役其他律亦皆有清聲若遇相陵則以清聲避之不然則否惟是黃鍾則不復為他律所用然沈存中續筆談說云惟君臣民不可相陵事物則不必避黃鍾清為宮前說未是有時用

音律只有氣人亦只是氣故相關揚

今之士大夫問以五音十二律无能曉者要之當立一樂學使士大夫習之久後必有精通者出升卿

今人都不識樂器不聞其聲故不通其義如古人尚識鐘鼓然後以鐘鼓為樂故孔子云樂云樂云鐘云乎哉今人鐘鼓已自不識揚

鐘甚大特懸鐘也衆樂未作先擊特鐘以發其聲無樂

既闋乃擊特磬以收其韻個

堂上樂金鐘玉磬今太常玉磬鎖在櫃裏更不曾設恐為人破損無可賠還尋常交割只據文書若要看旋開櫃

取一二枚視之傑

今之簫管乃是古之笛雲簫方是古之簫廣

畢篋本名悲栗言其聲之悲壯也廣

俗樂中無徵聲蓋沒安排處及無黃鍾等四濁聲管

今之曲子亦各有其宮某宮云今樂起處差一位璠

洛陽有帶花劉使名凡於俗樂甚明蓋曉音律者范蜀公徒論鍾律其實不曉但守死法若以應鍾為宮則君民



事物皆亂矣司馬公比范公又低二公於通典尚不曾  
看通典自說得分曉史記律書說律數六好此蓋自然  
之理與先天圖一般更無安排但數到窮處又須變而  
生之却生變律人傑

劉几與伶人花日新善其弟厭之令勿通几戒花吹笛於  
門外則出與相見其弟又令終日吹笛亂之然花笛一  
吹則劉識其音矣人傑

向見一女童天然理會得音律其歌唱皆出於自然蓋是  
稟得這一氣之全者人傑

胡問今俗妓樂不可用否曰今州縣都用自家如何不用  
得亦在人斟酌導

語類第九十三卷終

重錄朱子語類卷第九十三

孔孟周程

看聖賢代作未有孔子便無論語之書未有孟子便無孟  
子之書未有堯舜便無典謨未有商周便無風雅頌賀  
此道更前後聖賢其說始備自堯舜以下若不生箇孔子  
後人去何處計分曉孔子後若無箇孟子也未分曉  
孟子後數千載乃始得程先生兄弟發明此理今看未  
漢唐以下諸儒說道理見在史策者便直是說夢只有  
箇韓文公依稀說得畧似耳文

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唐子西嘗於一郵亭梁間見此  
語季通云天先生伏羲堯舜文王後不生孔子亦不得



後又不生孟子亦不得二千年後又不生二程亦不得

方

孔子天地間甚事不理會過若非許大精神亦吞許多不

得一日因話又說今覺見朋友間都無大精神文蔚

問定禮樂是禮記所載否曰不見得節復問贊易之贊曰

稱述其事如大哉乾元之類是贊節

戰國秦漢間孔子言語存者尚多有之如孟子所引人不

可為衆為此詩者其知道乎又如劉向所引之類

夫子度量極大與堯同門弟子中如某人輩皆不點檢他

如堯容四凶在朝相似必大○人之一云堯容四凶在朝夫子之門亦向所不容

問孔子不是不欲仕只是時未可仕曰聖人無求仕之儀

君不見用只得且恁地做銖

或問孔子當衰周時可以有為否曰聖人無有不可為之

事只恐權柄不入手若得權柄在手則兵隨印轉將逐

符行近溫左氏傳見定哀時敘有可做底事問國是聖

人無不可為之事聖人有不可為之時否曰便是聖人

無不可為之時若時節變了聖人又自處之不同文問

孔子當衰周豈不知時思必不能用已曰聖人却無此

心豈有逆料人君能用我與否到得後來說吾不復夢

見周公與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時聖人亦自

知其不可為矣但不知此等話是幾時說據陳恒弑其

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時是獲麟之年那時聖人猶



欲有為也庶

問看聖人汲汲皇皇不肯沒身逃世只是急於救世不能廢君臣之義至于可與不可臨時依舊裁之以義曰固是但未須說急于救世自不可不仕又問若據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等語却似長沮桀溺之徒做得是曰此為學者言之聖人做作又自不同又問聖人亦明知世之不可為否曰也不是明知不可但天下無不可為之時苟可以仕則仕至不可處便止如今時節臺諫固不可做州縣也自做得到得居位守職却教自家枉道廢法雖一簿尉也做不得便著去位某嘗疑誅少正卯無此事出於齊魯陋儒欲尊道

而造為之說若果有之則左氏記載當時人物甚詳何故有一人如許勞攘而略不及之史傳間不足信事如此者甚多問

**衛**靈公無道如此夫子直欲扶持之戀戀其國久而不去不知是何意不可必大

孔子在衛國居得甚久想是靈公有英雄之氣孔子見其可與有為故久居而欲輔之壽昌

問自孔子後何故無聖人曰公且看三代而下那件不薄文章字畫亦可見只緣氣自薄因問康節一元開物開物之說是否曰有此理不易他窺測至此自周後氣薄

亦不生  
聖賢



或問孔子當孟子時如何曰孔子自有作用然亦須稍加峻厲又問孔子若見用顏子還亦出否曰孔子若用顏子亦須出來做他次一等人如孔子做宰相顏子便做

參政偽

龜山謂孔子如知州孟子如通判權州也是如此通判權州畢竟是別人事須看此力去做始得

問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孟子合下大只是未粹要索學以充之此莫是才具有異曰然孟子覺有動蕩底意思

或問顏子比湯如何曰顏子只據見在事業未必及湯使其成就則湯又不得比顏子前輩說禹與顏子雖是

道禹比顏子又爲此顏子比孟子則孟子當籠看合縫猶未有盡處若看諸葛亮只看他大體正當細看不得

才仲問顏子因舉先生舊語云顏子優於湯武如何見得曰公只且自做工夫這般處說不得據自看覺得顏子渾渾無痕迹

問顏子之學莫是先於性情上着工夫否曰然凡入爲學亦須先於性情上着工夫非獨於性情上着工夫行步坐立亦當着工夫輝○護錄云學者固當存養性情然處事接物動止應酬皆是着工夫處不獨性情也

邵漢臣問顏淵仲尼不同曰聖人之德自是無不備其次



則自是易得不備如顏子已是斂周全了只比之聖人更有此未完如仲弓則偏於淳篤而少顏子剛明之意若其他弟子未見得只如曾子則大抵偏於剛毅這終是有立脚處所以其他諸子皆無傳惟曾子獨得其傳到子思也恁地剛毅孟子也恁地剛毅惟是有這般人方始湊合得着惟是這剛毅等人方始立得定子思別無可考只孟子所稱如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如云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是甚麼樣剛毅賀孫

孔門只一箇顏子合下天資純粹到曾子便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勁有脚跟底人定

立不住淳

問若使曾子為邦比顏子如何曰想得不似顏子熟然曾子亦大故有力曾子子思孟子大畧皆相似問明道比顏子如何曰不要如此問且看他做工夫處明德

曾點開闊濼離開深穩振

曾點父子為學不同點有康節底意思將那一箇物玩弄

道

曾子父子相反參合下不曾見得只從日用間應事接物上積累做去及至透徹那小處都是自家底了點當下見得甚高做處却又欠闕如一座大屋只見廳堂大槩裏面房室元不曾經歷所以夷考其行而有不掩卒歸



於任儒用

曾子真積力久海若

曾子說話盛水不漏仲敬

曾子太深壁立萬仞振

孔門弟子如子貢後來見識高然終不及曾子如一唯

之傳此是大体畢竟他落脚下手立得定壁立萬仞觀

其言如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可以托六尺之孤士不可

以不弘毅之類故後來有子思孟子其傳永孟子氣象

尤可見毅士

曾子本是魯拙後來既有所得故守得夫子規矩定其教

人有法所以有傳若子貢則甚敏見得易然又雜性

教人亦不似曾子守定規矩故其後無傳因實想之學無傳

明德

子貢俊敏子夏謹嚴孔子門人自曾顏而下惟三子後來

想大故長進備

但將論語子夏之言看甚嚴毅節

子游是箇簡易人於節文有未至處如說子夏之門人與

子張過高子夏窄狹蒙端

子張是箇務外底人子游是箇高簡虛曠不屑細務底人

子夏是箇謹守規矩嚴毅底人因觀荀子論三子之賤

儒亦是此意蓋其未流必至是也備

問孔門學者如子張全然務外不知如何地學却如此曰



也干他學甚事他在聖門亦豈不曉得為學之要只是他資質是箇務外底人所以終身只是這意思子路是箇好勇底人終身只是說出那勇底話而今學者閑時都會說道理當如何只是臨事時依前只是他那本來底面目出來都不如那閑時所說者個

子路全義理管仲全功利振

孟子極尊敬子路

問韓子稱孔子之道大而能博是就渾淪博是就該貫處否曰韓子亦未必有此意但如此看亦自好至問如何是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曰政事者就政事上學得文學者就文學上學得德行言語者就德行言語上

學得至

看來人全是資質韓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此說甚好看資質定了其為學也只就他資質所尚處添得些小好而已所以學貴公聽並觀求一箇是當處不貴徒執已自用今觀孔子諸弟子只除了曾顏之外其他說話便皆有病程子諸門人上蔡有上蔡之病龜山有龜山之病和靖有和靖之病無有無病者或問也是後來做工夫不到故如此曰也是合下見得不周徧差了又曰而今假令親見聖人說話盡傳得聖人之言不差一字若不得聖人之心依舊差了何況猶不得其言



若能得聖人之心則雖言語各別不害其為同如曾子  
說話比之孔子又自不同子思傳曾子之學比之曾子  
其言語亦自不同孟子比之子思又自不同然自孔子  
以後得孔子之心者惟曾子子思孟子而已後來非無  
能言之士如楊子雲法言模倣論語王仲淹中說亦模  
倣論語言愈似而去道愈遠直至程子方畧明得四五  
十年為得聖人之心然一傳之門人則已皆失其真矣  
云云其終卒歸於擇善固執明善誠身博文約禮而已  
只是要人自去理會個

孟子比之孔門原憲謹守必不似他然他不足以及人不  
足以任道孟子便擔當得事孟子

孟子不甚細膩如大匠把得繩墨定千門萬戶自在又記

字上有東南  
西北字○節

鄧子禮問孟子恁地而公孫萬章之徒皆無所得曰也只

是逐孟子上上下下不曾自去理會又曰孔子於門人

恁地提撕警覺尚有多少病痛智

問周子是從上面先見得曰也未見得是恁地否但是周

先生天資高想見下面工夫也不大故費力而今學者

須是從下學理會若下學而不上達也不成箇學問須

是尋到頂頭却從上貫下來周子

季通云濂溪之學精懇深密端蒙

濂溪清和孔經甫祭其文曰公年壯盛玉色金聲從容和



殺一府皆傾墓碑亦謂其精密嚴怒氣象可想矣夫  
周子看得這理熟縱橫妙用只是這教箇字都括盡了周  
子從理處看邵子從數處看都只是這理砥曰畢竟理  
較精粹曰從理上看則用處大數自是細碎砥  
今人多疑濂溪出於希夷又云為禪學其諸子皆學佛可  
學云濂溪書具存如太極圖希夷如何有此說或是本  
學老佛而自變了亦未可知曰嘗讀張忠定公語錄公  
問李旼云汝還知公事有陰陽否云云此說全與濂溪  
同忠定見希夷蓋亦有些來歷但當時諸公知濂溪者  
未嘗言其有道可學曰此無足怪程太中獨知之曰然  
又問明道之學後來固別但其本自濂溪發之只是此

理推廣之耳但不如後來程門授業之多曰當時既未  
有人知無人往復只得如此學可  
濂溪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為宦業過人見其有  
山林之志則以為襟袖洒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  
者惟程太中獨知之這老子所見如此宜其生兩程子  
也只一時程氏類多好人舉橫渠祭太中弟云父子參  
點又祭明道女兄云見伯淳言汝讀孟子有所見死生  
鬼神之蘊無不洞曉今人為卿相大臣者尚不能知先  
生笑曰此事是譏富公竇問韓公一家氣象如何曰韓  
公天資高但學識淺故只做得到那田地然其大綱皆  
正又云明道當初想明得致容易便無那查滓只一再



見濂溪當時又不似而今有許多言語出來不是他天  
資高見得易如何便明得德明問遺書中載明道語便  
自然洒落明快曰自是他見得容易伊川易傳却只管  
脩改晚年方出其書若使明道作想無許多事嘗見門  
人有祭明道文云先生欲著樂書有志未就不知其書  
要如何作德明。

問明道濂溪俱高不如伊川精切曰明道說話超邁不如  
伊川說得的確濂溪也精密不知其他書如何但今所  
說這些子無一字差錯問明道不著書曰嘗見某人祭  
明道文說說明道要著樂書樂音樂如何著得書

德明

汪端明嘗言二程之學非全資於周先生者蓋通書人多  
忽畧不曾考究今觀通書皆是發明太極書雖不多而  
統紀已盡二程蓋得其傳但二程之業廣耳苗  
二程不言太極者用劉絢記程言清虛一大恐人別處走  
今只說敬意只在所由只一理也一理者言仁義中正  
而主靜方

濂溪靜一明道敬子方

明道說話渾淪敦高學者難看程子

明道說底話恁地動彈流轉子方

明道語宏大伊川語親切方

明道說話一看便好轉看轉好伊川說話初看未甚好久



看方好義剛

明道說話亦有說過處如說舜有天下不與又其說閻人有難曉處如說鳶飛魚躍謂心勿忘勿助長處伊川較子細說較無過然亦有不可理會處又曰明道所見甚俊偉故說得較快初看時便好子細看亦好伊川說初看時較拙子細看亦拙又曰明道說經處較遠不甚協

注揚

說明道言語儘寬平伊川言語初難看細讀有滋味文云某說大處自與伊川合小處却持有意見不同讒世軒見處高如架屋相似大間架已就只中間少裝掃寓

明道曾看釋老書伊川則莊列亦不曾看先生云後來須

着着不看無緣知他道理

伊川好學論十八時作明道十四五便學聖人二十及第出去做官一向長進定性書是二十二三時作是時遊山許多詩甚好義剛

問明道可比顏子伊川可比孟子否曰明道可比顏子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孟子處然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却不能到輝

竇問前輩多言伊川似孟子曰不然伊川謹嚴雖大故以天下自任其實不似孟子放脚放手孟子不及顏子顏子常自以為不足明德

鄭問明道到處響應伊川入朝成許多事此亦可見二人



用處曰明道從容伊川都挨不行陳後之問伊川做時  
似孟子否曰孟子較活終問孟子做似伊尹否先生首  
肯文曰孟子傳伊尹許多話嘗時必有一書該載淳  
問學於明道恐易開發學於伊川恐易成統曰在人用力  
若不用力恐於伊川無向傍處明道却有悟人處方  
伊川說話如今看來中間寧無小小不同只是大綱統體  
說得極善如性即理也一語直自孔子後惟是伊川說  
得盡這一箇便是千萬世說性之根基理是箇公共底  
物事不解會不善人做不是自是失了性却不是壞了  
著脩續

明道詩云旁人不識予心樂將為偷閑學少年此是後生

時氣象眩露無含蓄學蒙

或問明道五十年猶不忘遊獵之心曰人當以此自點檢  
須見得明道氣質如此至五十年猶不能忘在我者當  
益加操守方是不可以此自恕卓

東坡見伊川主司馬公之喪議其父在何以學得喪禮如  
此然後人遂為伊川解說道伊川先丁母難也不消如  
此人自少讀書如禮記儀禮便都理會了古人謂居喪  
讀喪禮亦平時理會了到這時更把來溫審不是方理

會賀孫

因論司馬文呂諸公當時尊伊川太高自宰相以下皆要  
來聽講遂致蘇孔諸人紛紛曰宰相尊賢如此甚好自



是諸人難與語只如今賭錢喫酒等人正在無禮你却將禮記去他邊讀如何不致他惡揚

伊川令呂進伯去了韓安道李先生云此等事須是自信得及如何教人做得揚

至之問程先生當初進說只以聖人之說為可必信先王之道為可必行不徇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何也先生曰也不得不恁地說如今說典學者也只得教他依聖人言語恁地做去待他就裏面做工夫有見處便自知得聖人底是確然恁地荆公初時與神宗語亦如此曰願陛下以堯舜禹湯為法今苟能為堯舜禹湯之君則自有臯夔稷契伊傅之臣

諸葛亮魏證有道者所羞道也說得甚好只是他所學偏後來做得差了又在諸葛魏證之下義剛

有咎伊川著書不以示門人者再三誦之先生不以為然也因坐復嘆先生曰公恨伊川著書不以示人某獨恨當時提撕他不緊故當時門人弟子布在海內炳如日星自今觀之皆不滿意只今易傳一書散滿天下家置而人有之且道誰曾看得他箇果有得其意者否果曾有行得他箇否道

聞伯夷柳下惠之風者頑廉薄敦皆有興起此孟子之善想像者也孔子元氣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此程夫子之善想像者也之想像大程



夫子者當識其明快中和處小程夫子者當識其初年  
之嚴毅晚年又濟以寬平處豈徒想像而已哉必還以  
驗之吾身者如何也若言論風旨則誦其詩讀其書字  
字而訂之句句而議之非惟求以得其所言之深旨將  
併與其風範氣象得之矣歟

書無所不讀事無所不能若作強記多能觀之誠非所以  
形容有道之君子然在先生分上正不妨書之當讀者  
無所不讀欲其無不察也事之當能者無所不能以其  
無不通也觀其平日辯異端闢邪說如此之詳是豈不  
讀其書而以耳剽決之耶至於鄙賤之事雖瑣屑然孰  
非天理之流行者但此理既得自然不習而無不能耳

故孔子自謂多能鄙事但以為學者不當自是以求之  
故又曰不多也今欲務於強記多能固非所以為學然  
事物之間分別太甚則有脩飭邊幅簡忽細故之病又  
非所以求盡心也 鎬

伊川快說禪病如後來湖南龜山之弊皆先曾說過湖南  
正以為善龜山求中於喜怒哀樂之前方

居仁謂伊川顛頂語是親見與病叟書中說方

伊川告詞如此是紹興初年議論未免一襮一豎之雜也  
謨

程先生傳甚備見徽廟實錄呂伯恭撰 振

叔器問橫渠似孟子否曰一人是一樣規模各不同橫渠



嚴密孟子宏闊孟子是箇有規矩底康節安卿曰他宏闊中有縝密處每常於所謂不見諸侯何也曰不敢也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此兩處見得他存心甚畏謹守義甚縝密曰固是至之曰孟子平正橫渠高處太高僻處太僻曰是義剛張子。

橫渠將這道理擡弄得來大後更柰何不下大必

橫渠儘會做文章如西銘及應用之文如百椀燈詩甚敏

到說話却如此難曉怕關西人語言自如此賀孫

橫渠之學是苦心得之乃是致曲與伊川異以孔子為非

生知渠蓋執好古敏以求之故有此語不知好古敏以

求之非孔子做不得學

門橫渠之教以禮為先浩恐謂之禮則有品節每遇事須

用秤停當禮方可遵守初學者或未曾識禮恐無下手

處敬則有一念之肅便已改谷更見不費安排事事上

見得此意如何先生曰古人自幼入小學便教以禮及

長自然在規矩之中橫渠却是用官法教人禮也易學

今人乍見往往以為難某嘗要取三禮編成一書事多

蹉過若有朋友只兩年工夫可成浩

張橫渠傳當時人推范純夫作見神宗實錄揚

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橫渠之學苦心力索之功深

端蒙程張

橫渠之於程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浩



問孔子六經之書盡是說道理內實事故便覺得此道大  
 自孟子以下如程張之門多指說道之精微學之要領  
 與矣下手處雖甚親切易見然被他開了四至便覺規  
 模狹了不如孔子六經氣象大曰後來緣急欲人曉得  
 故不得不然然亦無他不得若無他說破則六經雖大  
 學者從何處入頭橫渠最親切程氏規模廣大其後學  
 者少有能如橫渠輩用工者近得橫渠用工最親切直  
 是可畏學者用工須是如此親切更有一說奉祝老兄  
 言語更多些更須刪削見簡潔處方是惟大  
 問上次孟云諸先生說話皆不及小程先生雖大程亦不  
 及曰不然明道說話儘高那張說得端的處儘好且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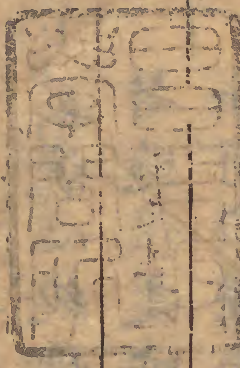
伊川說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大段寬而不切如  
 渠說心統性情這般所在說得的當又如伊川謂鬼神  
 者造化之迹却不如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也直卿曰  
 如何曰程子之說固好但只渾淪在這裏張子之說分  
 明便見有箇陰陽在曰如所謂功用則謂之鬼神也與  
 張子意同曰只為他渾淪在那裏問立曰明則有禮樂  
 幽則有鬼神曰只這數句便要理會明便如何說禮樂  
 幽便如何說鬼神須知樂便屬神禮便屬鬼他此語落  
 著主在鬼神因指甘蔗曰其香氣便喚做神其漿汁便  
 喚做鬼立卿曰回讀中庸所謂誠之不可掩處竊疑謂  
 鬼神為陰陽屈伸則是形而下者若中庸之言則是形



而上者矣曰今也且只就形而下者說來但只是他昏  
是實理處發見故未有此氣便有此理既有此理必有

此氣夫道

今且須看孔孟程張四家文字方始講究得着實其他諸  
子不能無過差也理



皇朝朱子語類卷第九十三終



